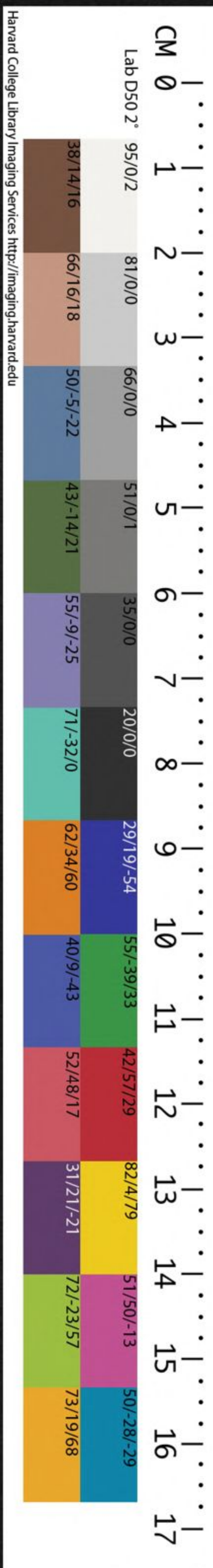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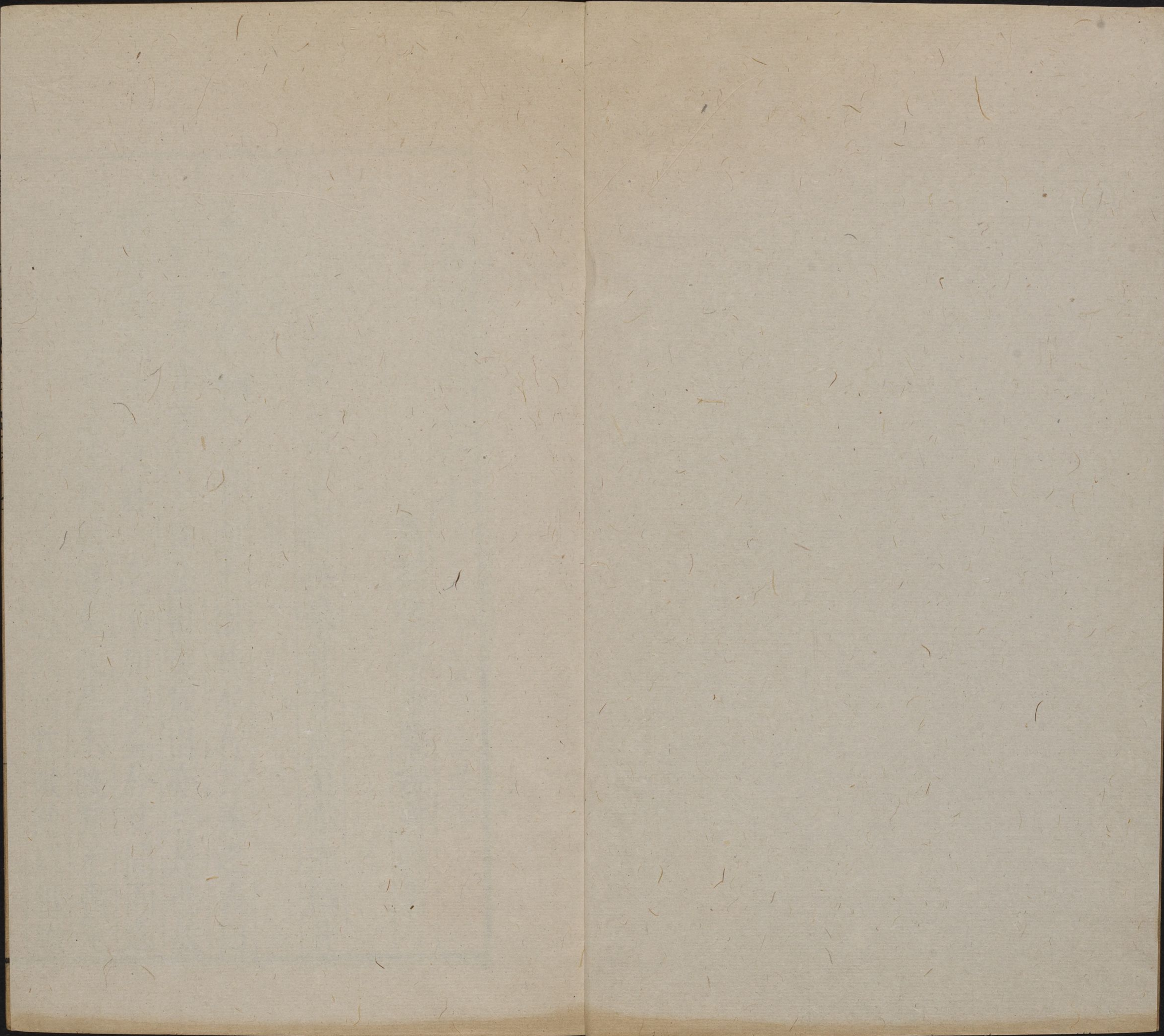


T234/412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印  
國書

三三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  
羸其瓶凶

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井養之義曰  
井先王之井養天下良法由美意出亦若是也故  
世有變遷法无改易一毫不加損益於其間而遠  
近之民莫不沾被其利澤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  
得往來井井是守法之善道也所當敬勉以觀厥



成者也如已在遵守未見成功而或改易其舊則  
未有不貽其害於斯世斯民者故復有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之戒

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之有常不可改易實就守法  
之不改者言故緊接无喪无得二句无喪无得者  
一仍先王之舊无損益於其間也遵先王之法毋  
作聰明以損益德澤自被於天下故曰往來井井  
井就所及者言有往來之義若論王者之德澤則  
隨其所至无不周遍而沾足之謂也此是守法之  
極善處然須敬勉以究其成儻已在遵守未底厥

績輒有變更於其中如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者  
然則德澤終不及於天下徒爲紛擾之禍而已矣  
故聖人明著其凶以示戒

守法者曰无喪已矣曷以云无得也得與喪原相  
因凡有喪者必有得也先王之法本天理順人情  
一毫不得而加損原无喪與得之可言猶井之爲  
井取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者故於守法之无加  
損者曰无喪无得

先王之法何法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總歸於愛育其民者也有井養之義故聖人借



井以立意備示以守先王之法之道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曷以名井也巽象木坎象水巽乎水而上水木之根芟深入于坎水之中而坎之膏潤上出於巽也井則其出有源其施不匱日用飲食需養於不窮矣先王之法出之美意布之良法亦如是其井養而不窮也若是而其法可改易也乎哉曰改邑

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時以守法爲中而非剛不能立剛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繙井則雖見遵守而未有成功正其所當兢守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爲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成法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蓋如此

井養而不窮承上井字說先王之法可井養於天下乃以剛中乃字有深意作聰明亂舊章者多矣非剛中大有執持能无改易於其間乎故用一乃



字曰井養而不窮便見先王之法不可改曰剛中便見遵先王之法者當敬守以成功語意極貫串聯絡

曷以不申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曰井養而不窮則井井之意卽具于中矣曰乃以剛中則其中所執持自无得喪之可言矣然後知聖人之言略而未嘗漏也

剛中雖本二五來實主一人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觀井之象而

以勞民勸相體之民待君以爲養自處於逸不可也則以身勞之而不恤其力之所可及然民之待養无窮獨任其勞不足也則勸民使相爲養焉而俾各足其所以生養之道是君子所以井養天下而不窮者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不泉而泥何以見食於人而來禽鳥之顧哉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蓋深鄙其无德不足以當世用也德不足用曰不食世不爲顧曰无禽



改邑不改井凡井皆舊也此曷以舊井棄之曰往來井井則其井常新非舊也不泉而泥斯爲舊井而已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以陰居下是井泥而不可食者曷以取用於明時哉井初之時含蓋異乎乾二之時舍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有泉可食於人者乃上无正應而下比於初則其澤下流而无補於世故聖人兩擬其象以著辭

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

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矣二澤不上行故取象於井谷射鮒焉射注及也敝漏者敝壞而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非不足於泉者而僅及於下何也上无正應之與也有與則其澤可究於上行矣

雖然若二之剛中未有不爲世用者辭曷云井谷射鮒甕敝漏而已也象曷云无與而已也細思之



當必有故意者井之六爻以井身取象而云云耶  
 初在下泥也泥則不食于人故象申其為時舍也  
 二在初上雖有泉矣而未為清潔僅可以及鮒而  
 已故象申其為无與也言无有與其潔而食之者  
 也三則清泉潔如矣然未及甃治而見汲故象申  
 其行惻而求王明也四則甃治之已成井矣故象  
 申其為修井也五則寒泉見食于世故象申其為  
 中正也上則井收勿幕而澤及于天下者无窮故  
 象申其為大成也事有次第而言有淺深似皆以  
 井身取象而云然者不然如二之剛中即與五雖

非正應未有不相求以養天下者周公何獨以  
 井谷射鮒之辭孔子何僅以无與申其義而已耶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涵養已豫而不見用於  
 世為可嗟悼故周公就旁人視三說若曰此井之  
 渫可食也而不食于世為我心惻也然不食者其  
 遇也可用汲以食于世者其德也有王之明者出  
 其才德必食於世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此通從旁  
 致悼而復深為致望之辭

不曰明王曰王明者唯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



之也施在君受在民曰並受其福者受九三井養之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才德不用於世若井渫而不食行道之人能无爲惻乎然此特世无明王耳我爲求得一王明焉則必知其才德之可用而上下實受其福矣

曰行惻見爲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爲之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蓋如此六四井甃无咎

四居上體巽木出坎水其德其時已可以及物矣

而唯其陰柔故周公教其益自砥礪務修治以善其身如井甃之體立斯可沛德澤於天下爲无咎耳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泉清潔雖可用汲然不加甃砌亦不成井四之井甃正修成其井使往來者皆井其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其所濟畜者已極其淵深而其所施及者已極其周浹如井之冽而寒泉見食於天下也



井清冽其泉必甘寒而可食德精潔其澤必溥博而弘施統重在德上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以寒泉稱且見食于天下何也井時以利養爲中善食爲正五爻是中正之德故甘澤大沛之若斯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爲功上當坎口不揜之處凡民皆取給於斯未嘗有所靳惜也不猶井收而勿幕者乎然施之不匱在出之有源要唯能存養民之實心則

德澤之施可與帝王配天地參耳故又曰有孚元

吉

井收勿幕正所謂往來井井者然其本全在有孚上故又推言之而與其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君養天下要以澤被生靈治參天地爲成功元吉而在上其所施及者无窮矣其所建立者不朽矣是爲養道之大成也澤猶有限而功僅小補者奚足以語此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以變故爲義爲卦離兌合體有兩相息而不相得者曰革革故非常黎民懼焉而豈易孚哉唯革之巳日事又論定始信其爲當革耳然其關于天下國家匪細也必易窮則變變則通而可大亨於天下且通于天人之故順乎行止之宜而必利于貞然後輕舉妄動之悔爲可亡耳聖人重改作唯恐一失其當而貽禍之甚大故辭極其丁寧若此巳日乃孚乃字有深味

前事之革必可通行於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

利于其正其悔乃亡聖人之不輕與其革也蓋如此

家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義何取也卦象以水火言則兩相滅息而不相容也以二女言則各有所歸而志不相得也是革之由名者革則通變以宜民宜其人之卽信矣曰巳日乃孚者何仍舊已久一旦更新有未卽孚



人之志者必革之既定而後人始信之曰此其變之不容已者耳若是而革可輕言乎哉卦德文明以說照察事理之極而又和順人情之宜其所擬議必可通行於天下而又一歸於天命人心之正斯革為至當而躁妄之悔為可亡耳一不當而所係豈其微哉陰陽變化天地革矣而寒暑相推於不已四時成焉商周代興湯武革夏商之命矣而順天應人未嘗矯拂於其際焉斯天道之所由易世故之所由改而成其所謂三才焉耳其時豈不

至大矣哉今之革固將法天地帝王之變化以新斯民者非大亨利貞難乎免輕動之悔矣此聖人所為深致其丁寧也

革而信之一而字正發明已日乃孚一乃字革最難當革承天心革從民望革稱時物之謂當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未易至此也故緊接其悔乃亡重看一乃字

程傳云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此一段極說得明透



天地革一節非極言而贊其大蓋究極天人以發明上意耳天地到極寒處變而為暑極暑處變而為寒事到極敝處變而為新與天地之革同也湯武在桀紂之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可一日已湯武不得已順天應人之心起而革夏商之命事到極惡大敝處不得已變而通之以與天下相更始與湯武之革同也明此為文明順此為和說是為大亨是為以正是為革而當而悔亡故夫子特著此一段以發上文之意非極言而贊其大也

命天命也天命有德而世相承焉无革也其人否德而復屬之一人焉起而改革其命曰革命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則水必滅火而火受其變矣為革之象君子觀革之象知革之大莫大于四時而治曆以明之曆曆書也日月星辰之遷易有弦晦有朔望有分至啓閉吾一一理會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來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來星昴以正仲冬昭然具載於曆書使作事者一覽其書而自見庶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各以其候而民不至於失時也君子體革之象以教天下萬世之



變革者蓋如此

虞書首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定四時成歲夫子告顏子爲邦亦首示以行夏之時時若斯之重也凡民之生用天之時以興地之利不明其時則民莫知所興作是无生也无生則无民无以成三才之道此書以敬授人時爲首務而孔子亟以語顏子也明敬授人時之義通治曆明時之旨則知君子體革之要務矣

治曆者一一理會分曉載之於曆書也有曆書便有四時在故曰治曆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革之事極大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初雖當革之時而居初无應時猶有待事不我任此以不輕革爲中不躁革爲順者固守此中順若鞏用黃牛之革則初之善道也故聖人直著其辭不言其吉凶

此革字似與卦名不同然獸革之文以時而變革所由名實取諸此則未嘗不同也觀下文虎變豹變自見得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則革矣曷以固執其守居初而時猶可待无應而任不在我不可以有為也不可以有為而不為是為中順之守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  
以革矣乃其革不遽革明以審其幾順以持其理  
擬議終日乃始革之是革之善道也是復可遲疑  
也乎哉速往以革之可以去故而得通變之宜可  
以取新而无輕舉之失征吉而无咎也  
文明以說革之善道六二柔順文明兩得之矣故

其革也己日乃革而略不輕躁焉不輕躁以為革者可以任革之大事故周公亟與以征吉无咎  
征者速往之謂因己日乃革已極其審慎故教以速往耳

己日乃孚者革之己日而始孚也己日乃革者議之己日而後革也總一樣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孰不議革革而不當難乎其有嘉也己日乃革而擬議之極審斯其行也通變以宜民乎是為有嘉而宜征耳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以慎重爲貴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不加詳慎擬度而一以躁急爲之其征也必貽天下之禍而凶矣雖使得正亦危厲之道也然此非時之罪也革之躁也誠反其躁動而詳審焉議革之言至于再三而成就乃有孚而可爲革耳革之不可躁也蓋如此

禮馬鞶纓以就計刺繡一匝還復刺爲一就曰三就禮成于三也

三就不止三番必求其當而後已也必求其當而

後已是爲有孚

嘗讀二三爻辭一曰征吉无咎一曰征凶貞厲同一征也曷以有吉凶之殊曰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訓也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慎焉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點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爲萬世訓也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正是此意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可疑者謂未審也革言三就則亦已審矣而又何之焉蓋深信有孚之可革也

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知反是之无可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言

說革就有个悔了唯四當水火改革之時有剛柔不偏之用則其命可革而悔亡焉然革之既當要在處之以至誠必其所存實實通變以宜民而非為一己之私斯命令之改革上安而下從乃可以

得吉耳

命命令也武王反商舊政正合此爻司馬君實改安石之新法庶幾近之然猶不免紹聖之紛紛則於有孚二字或猶講之未精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非信人之志信己之志也己之忠誠懇惻實欲造福于生民世必有知而信之者故曰改命之

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順天人以改革而禮樂



制度煥然一新於天下是大人若虎之變而文明之有赫者然非其好革也天下當極敝之日非更化不足以善治吾實存此心以通天下之變以宜天下之民未占而有孚斯其革若虎之變一新於天下耳占辭總作一氣說

有孚與乃孚不同乃孚孚於民也有孚孚於已也革必孚誠而後可故三曰革言三就有孚四曰有孚改命吉五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皆謂所存之有孚始可以議革也觀夫子信志二字自分曉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御世制作一新其文明赫耀彪炳於天壤間誠希世而一覲者也故周公取象於虎變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當革之終凡為君子者改心易慮與化而俱新如豹之變焉小人雖不能革心亦畏威遠罪以革其面焉革道至此亦可謂成矣若是而復有進是為已甚而取凶唯居貞而不復進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得吉耳革道之不可過也如此

舜繼堯為治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猶然革面况其他乎此聖人征凶居貞之戒所以垂訓于萬世



也此卦征字凡三見一吉而二凶知征之義可與言革矣

居貞二字聯讀居貞正與征相反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豹變非飾潤於其外也中實改革而充養之既粹斯情深文明而蔚茂之可觀耳小人革面則雖其中未必改而順以從上之教令是亦革道之有成矣若欲令革面皆革心即古帝王之治不能也故聖人曰征凶居貞吉深致戒焉

初時未可革也曰鞏用黃牛之革二三可用革矣

曰巳日乃革曰革言三就蓋若斯之審慎也四有孚改命五虎變有孚世變其更新乎而至于上猶然以居貞為戒革道其可輕議哉非常之變聖人懼焉當事者慎毋忽諸

三三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巽下離上昭乎具鼎之體用曰鼎鼎重器也主鼎重任也而就鼎之才以御鼎則其所為有可以仰格皇穹俯輯黎庶而凝享大命於无疆之休者故繫其辭曰元吉亨



程子見彖傳止云元亨謂吉爲美文則可謂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愚不敢信爲然也本義亦謂吉爲衍文愚謂聖經既有吉字卽照聖經解亦无不可通者

御鼎有大善之吉而无不通曰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曷以名就卦體言足分峙於下實充於中耳分植於上而又有鉉以橫亘焉宛然一鼎之象也就

卦象言以木巽火而烹飪之用行焉昭然一鼎之用也此豈直民生日用之常器哉聖人亨以享上帝藉斯鼎以告虔矣而大亨以養聖賢亦藉斯鼎以伸敬矣是鼎固郊廟之重器也御斯鼎者厥任亦甚艱哉而曷以元亨與之卦象巽而耳目聰明首出庶物鼎之德有足嘉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曆數在躬鼎之位有足尚矣卦體得中而應乎剛一德咸有鼎之助有足賴矣是以重器雖不易守而以德居位任人致理有可以仰承上帝祇事聖賢而貽宗社生靈於无疆之福者此元亨之辭之所



爲繫也

以木巽火巽字極妙火之性最宜於木木火爲用有相入而不相悖者

巽是心思深入於義理耳目聰明則其所昭察克稱心思之用此是絕世之姿然須出之以柔故緊接柔進而上行句柔居尊位不可无剛中之助故緊接得中而應乎剛句有如此之主宰又有如此之調燮則其致治有昭格於上下媲美於皇王而求保鼎命於勿替者故申以元亨之辭讀聖賢書知逐句之條分又知其命意之一串可以言易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火爲用有鼎烹之象君子曰鼎天所命也命位所承也位一不正命曷由凝凡所存發係吾之位分者一以至正行之而主宰自我於以凝承帝天之休命是則君子之所以居其鼎者

正位凝命云者非謂一念一事之正即可凝天之命也天命至重統在吾身位分上凡所存主所經綸動與帝天之命相對越咸歸至正而罔缺則我之所爲與天一天之所命與我一合而不離聚而有常不期其凝而自凝是之謂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六爻本義各解極明但自愚見鼎象昭然於六爻而正位凝命在承鼎之大君六五之黃耳金鉉是也故周公於初之顛趾教之以從貴於二之有實教以慎所之於三之耳革罪以失其義於四之覆餗責其信如何於上之玉鉉喜其剛柔接蓋皆嚮五以爲言有昭然其昭合者敢陳臆見於諸爻下敬質於高明

鼎初象爲趾爲鼎耳而設也上應九四顛矣顛卽爲否非宜矣而周公亟以利出否開之蓋出否有

可以爲泰者得妾以其子是也踈逃之臣唯得相可以左右其君媵御之人唯得妾可以左右其子子內子也內主也得妾左右其主得相左右其君則雖顛而可无咎耳程傳云得妾謂得其人也子主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於得字以其字皆極明透可從

曷取象於妾與子子內主也六五柔君象之然四剛也曷云妾妾從內子君稱子則四稱妾矣臣道也妾道也義固有取焉耳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顛趾似悖矣然以下承上未悖也利在出否耳  
出否者何以從貴也五柔進而上行貴孰加焉得  
妾以其子是從貴之道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仇同類也二三皆陽剛我仇也初陰柔非我仇也  
二以剛居中抱負才德之大足以尊主而庇民是  
鼎之有實者乃三與我仇而其行塞也不无我疾  
焉我但自慎守使不我卽則其實自光于朝廷達  
于天下矣吉

我仇有疾是外感之疾我唯急自保護令此疾自

不我卽是有抱負之所當知者

不我能卽煞是何等植立士君子須自討分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才德者宜自爲才德重一不自重而失身仇乎  
我也何尤故夫子於鼎有實者教其自重而慎所  
之能慎則我仇雖有疾不能我卽矣終亦何可尤  
哉聖人之愛人以德也蓋如此

慎所之三字是士君子一生大氣節時當三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有剛陽之美實宜從六五以大膏澤之施乃其



重言易經疑問卷之七  
越五應上不得君以行其道則雖有膏澤不見食於天下是可惜也然三陽五陰君臣之正義自在舍上從五而反其常則中无怨尤膏澤其可以大沛耳故周公著其辭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鼎有美實全賴耳以舉移臣有美德全賴君以舉用三之不是處在越五應上而其尚可以相合處在以陽從陰故周公初曰革曰行塞曰不食以示其戒既曰兩曰虧悔曰終吉以啓其趨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有耳臣有君以臣從君所以行其義也三越五應上失從君之大義不猶鼎耳之革乎亟反而行義是爲得之耳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此只照本爻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觀象傳信如何也自見得

君以鼎養天下付大臣故於不勝任曰覆公之餗程傳解形渥爲赧汗極是詩曰顏之厚矣卽形渥之謂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凡大臣任君之重則必與君相期約曰臣將若何以報効也至於任不克勝而一敗塗地則於前言之信竟如何哉不待刑誅當亦自愧死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德業之輝煌照映今古誠有若鼎耳之黃者且上得賢相矢謨効力贊襄於密勿之上若金鉉之貫耳者然君臣之相得可謂極盛矣要在永肩一心任賢勿貳常守此貞焉乃所爲利耳

二在中爲鼎實五主鼎藉是以有光故曰鼎黃耳若金鉉則明指上九蓋鼎有實有鉉未聞二之中實又可以爲鉉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世解中以爲實句曰中以爲實德也嗟乎中實德也奚待鼎而後明哉審爾卽云中實云實中亦无不可者奚必曰中以爲實哉聖人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義曰中曰實又加以爲二字分明指二之鼎有實說蓋九二中以爲實美實充積于其中光輝自發溢於其外君得良臣而君道顯鼎有美實而



鼎耳光其理有固然者此黃耳之所由取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大臣佐君以舉鼎實猶鼎之鉉也而上以陽居陰  
剛而能溫比德於玉則其所贊襄所舉措誠極相  
道之粹而可施及於天下者故曰大吉无不利  
五既以金鉉視上矣上復以玉鉉言何也君取其  
剛以勝任臣比德於玉乃所以上承也又乾廣象  
曰爲玉爲金金玉君子固凝鼎命者所需以調燮  
者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居大臣之位象鼎之鉉宜也曷以玉稱大臣有任  
剛者矣剛過則猛有任柔者矣柔過則褻未有剛  
柔節而不過若鼎之上九者此玉鉉之所由取與

三三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上下皆震有震動之義震則自有亨道何者震之  
來甚可懼也君子平時常若震來而周環顧慮虩  
虩然其不寧則兢業之餘自生順適舉止言笑各  
中其則而啞啞如矣卽以禍患之臨足爲驚惶怖  
駭之甚者而以此鎮定凝一之度靜以待之有不



失吾所主之重若震驚百里而不喪七鬯然者是震之所以得亨也

震亨虛講下文正其所謂亨也震來不是當震來說他平時常若震之來若此其恐懼耳如是而其心常兢惕則其威儀言動之間自各中適而可以禦其變即大變故之臨驚天動地而來吾心自有主張應之自有法則鼎命常凝而大物不失是所謂震之亨道也

笑言啞啞云者非言語嘻笑之謂說他平日常恐懼則其中敬惕而其外自和適之中節耳

七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長子主鼎器故取象焉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則當自得亨曰震來虩虩者知福之難致而恐懼以致之中常惕而弗寧也曰笑言啞啞者恐懼之後自處有法則外常適而弗亂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禍患之來駭怖人心何異於斯而鎮定凝和得之於恐懼之後則其出而御乾自可以上承宗廟社稷之重未為天地祖宗之祭主矣所



謂震之亨者蓋如此

恐致福不是恐便致福恐以致其福也專重一恐字後有則後字極妙曰後有則正見其先常恐而不敢忽也則法則也有節而不過意曰後有則便見他德性之鎮定氣度之端凝卽有驚遠懼邇之變卒然臨於其前應之自有餘暇不失其所主之重矣所以許其可為宗廟社稷主曰出可以守者震為長子出震繼乾其分內事也曰為祭主者申前不喪七鬯意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天之怒氣為雷雷洊至天之怒甚矣君子其曷以承之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恐怖而戒懼其心也而尤修飭於事為循省其過咎實實求所以事乎天者以應其所以震動之意是則君子之所以善體震者

恐懼是敬天之實心修省是敬天之實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不徒為減膳徹樂之舉而必以恐懼修省應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悉仍卦辭而特於笑



言啞啞上加一後字下承一吉字見其先常若震來而虩虩後自處之有則而笑言啞啞可无畏乎卒然之變可常保其所主之重而得吉也此一爻可當一震卦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同彖辭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當震之來奮迅而莫禦勢益岌岌乎其甚危矣即欲保其所有亦不可得矣是唯高蹈遠舉可以少避其鋒耳然而勢猛事逆者理不可久蓋不必

力追其往而時之既易有可以旋復其舊者故其

辭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震來是震之已來者厲言其勢之可危也億數之極也多也大也貝寶也億喪貝者大喪其所有之寶也九陵如九天九地之說極遠而且高者躋者登攀而遠避之也逐追求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之期言事之終時之易向所喪失者自然可得勿用追逐而求之也勿戒辭得字正與喪字對

七鬯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



寶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二字要體得好初九成卦之主何嘗以剛陵人此所云乘剛者蓋借此剛之震奮自下而起二首乘之以見其震來之難支禦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吾人精神不可一息懈况當震之時乎六三以陰居陽而不正當震之來神氣蘇蘇而自失其若此震何要惟震動其行力去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庶幾可无過眚耳此全是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

字是震驚下震字是震動震行者震動其行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凡人當震未有不自奮發者三曷以蘇蘇由所處之位不當也不正之行其足以禦變乎故一當其事不覺緩散而自失耳

九四震遂泥

四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當震而不能自奮遂入於泥溺而不反是大失其震道者也故周公特貶之

據上體之震言本亦是震之主一居於四陷於重



險便是个泥溺无用的物事所以有震動之才者  
全要處得中正自神其奮發之用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能自奮尚恐其不免也四失剛而遂泥勇拔振  
奮安在哉夫子曰未光也蓋深病其陷溺莫克自  
見於當世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君位也當震之時而以六居之无可以震奮之  
才往來皆危者也然幸其得中則隨宜應變有可  
大无喪而能有事者故周公復勉而進之

震往來厲猶來之坎坎之意所謂驚遠而懼邇者  
也五无剛陽濟變之才如何可濟得然幸其得中  
有隨時應變之道可終能有事不喪其七鬯者  
有事者何震之時震之事恐懼修省是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處震以剛陽勝五往來皆厲病于才之不足故危  
與行會也斯時也可无汲汲于所事乎其在中  
能恐懼而修省則大无喪矣震之貴有事也蓋如  
此

危行者危與行會也此時非有事喪無日矣



其事者處震之事也震時以震動爲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爲而大无喪矣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于所事而惟覬其无喪故先舉其事申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爻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九咎婚媾有言

陽剛居震則持守有定而必无駭顧之狀以陰柔處震極則中无定持志氣不勝其殫索矣外无定見瞻視不勝其徊徨矣以此征行不亦凶乎唯圖

於未至懼之於未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則中常警惕而外不驚惶爲无咎耳然猶不免于婚媾之有言震之難處蓋若此而可以索索矍矍者當之哉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震之極以先事而懼爲中上六之震索索以此中之未得也雖凶而猶可无咎者謂其畏隣之戒耳鄰人之戒鄰人以爲畏而我先致畏焉得先事而懼之中矣此咎之所由免也上下語相照應總歸

一中字



震不難看難於辯震字之義通卦爻凡二十一震字而義各不同洵雷震之震以雷言實示天變之可駭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形世變之可畏震亨之震本雷之象言實有震動之義在卦辭震來及爻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者言而示人之知警震行无眚震不干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奮發者言蓋當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之事承天之變也識得此諸震字明白震不難看矣

三三長下  
三三長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卦其止義曰艮夫人各有當止而一動于欲則紛擾之害不可勝言故艮之道在止其所當止也止其所當止則內境常寂而常定而有我之私无一足以係乎其中外感常應而常不擾而物交之累无一足以入乎其內是聖賢安止之學吾人所當有事者止必至是而後爲當也文王緝熙敬止故設卦觀象一見艮卽著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辭以發已之心蘊其道理極細吾人之動於欲者爲身累也知有身則物交物引



之而已一舉動之間无非是人矣此雖欲持其身  
有必不可得者故聖人首着良其背一語隨接不  
獲其身一句方接行其庭不見其人句蓋言良之  
道必先知止知止則忘我忘我則忘物日與物接  
而非所謂與物爲構也日以心應天下而非所謂  
與心闢也是大學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者是周  
子之所謂主靜立人極者是程子之所謂靜亦定  
動亦定者書之欽厥止安汝止詩之於緝熙敬止  
亦不過是此纔是吾人定性之學止必至此然後  
爲无咎耳

良其背不是一於止止於所當止耳止於所當止  
則雖日以其身爲應酬而若无其身日與其人相  
交接而若无其人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

无咎者止必至是而後爲可也是深責成之辭

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良之義止也无欲以亂其心常止之謂也然非一  
于止而不行也行止各有其時時當止則寂然不



動與時止焉靜固止也時當行則感而遂通與時  
行焉動亦止也一動一靜趨時而不失斯心有常  
止乎斯纖塵不蔽於中不翳於外而其道光明乎  
辭曰艮其止者止其所之謂也凡物有所止止于  
其所一毫無出入焉則心有常止矣卦體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正已而不求於人各正而無加於我  
是止其所而忘其所謂我乎忘其所謂人乎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無咎也學者識行  
止之時而又通止所之義其於止也深乎  
惟背為止故不曰其背直言艮其止

此行止動靜敵應相與字義雖粗却通言心學要  
細理會

艮只是一个止然止非枯槁寂滅之謂也常行常  
止常動常靜而常無擾於其中者

時止二句要看二則字則止則行更無泥滯正是  
其心之常止處

於行止上見動靜不於動靜上見行止  
行不能止非止也止不能行非止也行止不以其

時亦非止也動靜不失其時斯之謂止  
楊慈湖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



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  
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此語極說  
得透懇

其道道字卽止之道究竟卽心體也心體上着些  
子不得纔着些子便不光明心有常止而動靜不  
違則中无一物之蔽外无纖塵之翳本體瑩潔常  
光常明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止其所所字極當所方所也定所也今人纔論事  
便說此所當爲者此所不當爲者所當爲者卽是  
所能知所當爲則可止之終身矣故以止其所明

良其止之義書曰所其無逸又曰王敬作所正是  
此所字

曰止其所便有行止動靜在矣行止動靜唯其時  
這纔是止其所

上下本相應乃陰陽各以其敵兩不相與有各止  
之意故彖傳借此影子以申上止所之義

止其所者止其理之當爲也止其理之當爲且不  
知有我而况於人乎曰敵應不相與則見理而忘  
我不求於人見理而忘人无加於我是止其所而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說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兩山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曰人各有位亦猶是也思出其位可乎是故思之所及唯就其位之所居凡位以外非吾分之所安及非理之所當爲者未嘗一致思焉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君子之所爲止者

位兼地位時位說重味一思字凡人越分悖理止非其所者皆起於思之不慎一慎思而非妄之念息矣行止動靜各以其時矣此心學之最關鍵處一故夫子於象傳特揭之

易重時與位彖言動靜不失其時時一止也是爲時中象言思不出其位位一止也是爲素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人之止不難順應於外而難先定其內初六以陰柔居艮初陰柔非好動之性居初鮮物感之交故外感未至而內欲不萌若人之艮其趾而未進者然則无妄動之咎矣然以其陰柔或不能常持此志故又以利永貞爲戒使此志常持而勿變也人之行進必以趾艮其趾則不行矣初象於艮趾者定志於內而无求感之心也永貞二字聯讀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體初无求感之心則此心之正常定而不失矣故于艮其趾特發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爻辭皆主心學言心學最難純六二中正蓋亦知事心者然以其陰柔也不知事心之要外感之來一於強制而不動若艮其腓者然能保其不隨乎隨者坐馳之謂也坐馳而不能拯艮腓之謂何此其心之所以不快也夫子象傳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言隨物以去未退以聽此心之宰制也語

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此退聽之說也

艮貴艮其止腓欲行先自躁動如何止得此之謂強制之學

孟子之不動心全是以理爲主故无不得於心告子一味強制便有不得於心處此以知止所之學必以理義爲主无迎无隨无制无拯而此心常无不快也合孟子不動心章及程子定性書看方識此爻之義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義見爻下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良貴能止獨不曰通變之爲止乎九三處上下之際而過剛不中則其所爲良者偏固一隅之守非通於上下之說也時有行止而冥然不知理有屈伸而悍然不顧動與世睽行與物絕其危甚矣能免焚灼於其中乎故其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身唯上下之限不可止此理唯屈伸之際不可止不可止而止則上下不相聯屬屈伸不能變通是絕物也故聖人深致病之之辭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時止時行此心之所以常亨也艮其限而无復屈伸之用可謂之知止乎危厲薰心其理固必然无疑矣

六二之艮腓知止而強制者也終於隨物而不快九三之艮限不知止而固執者也終於戾物而薰心其爲心病則一也上下爻俱但言艮此二爻並出心字聖人論心學蓋至精且晰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止之道不外其身得之離身以爲止者非止也六



四以陰居陰爲得止道凡身之所當止者皆能止之而不失則於理爲无虧而於行爲无過矣故其辭曰艮其身无咎

卦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此曷云艮其身艮其背者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知有其身艮其身者止其身而不妄動也是爲止其所其爲義一也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訓字之釋周公曰艮其身本爲止其身之當止耳夫子恐後世不明此義謂身爲酬酢萬變之主如何亦可以艮得故訓字而釋之艮止也其謂也

身躬也天下萬事萬理皆萃於其躬所謂艮其身者正謂此理之當爲與分之當盡者皆止諸其躬也知躬之所止則知止之道原不出乎其身而時行時止以止其所是在其身之自止而已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人最難止者言也六五內思靜專發禁躁妄能艮其輔而所言者從容次第而有序是得止於其內而非躁且誕者比也悔亡

艮到艮其輔處然後可驗其主靜故周公特著之

辭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時以不妄發爲中正五有中正之德則必慎重  
樞機而言无躁妄矣此所謂吉人之辭寡也  
本義謂正爲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中可以兼正韻  
則不必叶也

上九敦艮吉

人之求止者多矣未有能敦者上以陽剛居止極  
知止之所止未肩一心持久以敦之是止道之至  
善者聖賢之能事也故周公特與之以吉

一艮於初先戒其求故於上能敦其止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非難終爲難陽剛居止極勿替於始益加厚焉  
此爲敦艮而得吉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而加厚是聖賢安汝  
止之學

細求艮義時行時止要歸於止其所也然所謂止  
非外感以爲寂也非強制以爲靜也非堅執以爲  
固也謂心不妄動而持之有終耳故於初之艮趾  
則與其无咎二之艮腓則病其不快三之艮限則  
病其薰心四之艮身五之艮輔上之敦艮則與其



无咎悔亡而得吉蓋謂不妄動而持之有終也是止至善之學也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具止巽之義其進有漸而不驟曰漸漸者進以禮者也進以禮莫如女歸士人之進如女子之歸則自重其身而其道可行於天下故吉然必利於貞不可枉道以失其身也女歸卽是貞復云云者丁寧其必漸而後可也

止而巽是漸女子之歸必待六禮而行止巽之義

也利貞云者要其不欠此義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宜如何六禮至貞女行女歸之吉也丈夫之進也獨可異是乎哉卦體進皆得位之正卽其進而得位也往則可以建功業於天下矣卽其進之以正也正已可以正天下而功所必建矣且以其位言則剛而得中也漸時以漸進爲中主天下者卓有定操而事協乎時中之則所以正邦者不賴有斯位耶又以德言止於理而不躁巽於理



而不拂隨所動也可利用而不窮所以正邦者不  
賴有斯德耶此漸之所以必利於貞也

漸之進也文法猶云震之來也艮之止也之字不  
必改漸字

再讀本義進得位四句曰以卦變釋利貞之意其  
位一句曰以卦體言謂九五也止而巽二句曰以

卦德言漸進之義聖人之言若是其破析不聯屬  
乎非也進得位四句分明釋利貞无疑而隨着其

位剛得中也句見君位却又得中廟堂之主宰有  
所以立其本者又隨接止而巽動不窮也句見其

德恰又合宜廟堂之裁制又有所以善其動者此  
皆進以正可以正邦事故緊承言之以見漸之進  
也如女歸之吉不可不利此貞也如各析為義不  
相聯屬則失夫子當日立言之旨矣  
止而巽動不窮者止於理而不苟巽於理而不拂  
乃為動不窮耳非不苟進不急進之說

象曰山上有木其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  
居賢德善俗焉蓋人之進於賢德必居習而後能  
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而其化移乎風俗亦必薰



德而善良非可取効於旦夕也曰居則无欲速之心曰善則无督責之意是君子之善為漸者乎居則居此德以終身善則移其不善以歸於善皆非可以歲月冀者細味此二字有无限妙處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以漸進為義初在進始无應於上其進未得所安若鴻之漸于干者然此新進小子兢兢自惕厲而不敢有一毫之援羨者雖不免當世之譏評要自於已為无過咎矣曰有言无咎

小子厲非以不進為危危其无可為進者即此便

无歆羨便无畔援進而得止之義矣故以有言无咎與之有言者世人之譏諷諷其无能為進耳鴻行漸知時且失偶終不他配故士君子之進取象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進之士不患其不進患其无厲心耳小子以无可進為厲則其志有真修其心无外援以義論之固自當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居止體柔順中正而上應進得所安致身於廟



堂之上退食於自公之餘若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者然所謂進得位往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者故亟與其吉

凡人臣得君行道要在於安其位不得所安如何可自展舒得二有德以居其位而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固其志之所自適也然大本却在進以正故得所安耳

二句一申說下為妙分位與祿便殺風景不得此又之義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夫子恐人錯認衎衎之辭唯以自適其適也故申之象曰二之飲食衎衎豈其漫為奉而已哉進效於剛中之主力贊其正邦之化蓋以德享其祿而非素飽者人臣尚先事而後食焉若二之衎衎焉可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以止巽為義凡漸進者皆宜兼明此義也三過剛不中而艮于上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然若然則雖有所往必不能反也如夫征之不復矣雖有所抱必



直言易系彖卦卷之七  
不能展也如婦孕之不育矣凶如何哉唯用此道  
以禦寇乃爲利耳禦寇之道豈所施于漸進之目  
乎甚哉剛止之无所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唯巽可以利其行謂合乎人羣也剛止而離羣醜  
征可復乎唯巽可以舒其抱謂得乎人道也剛止  
而失其道孕可育乎禦寇以剛斯爲順道能相保  
耳漸進欲利其行舒其抱而可以此道行之乎此  
凶之所不免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進貴以漸而得所安四乘九三之剛不得所安矣  
幸其謙和卑抑不拂剛暴之心而可少藉以棲息  
是人與已兩无失之善道也故其辭曰鴻漸于木  
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或字極妙四已不得所安矣或得以少  
安者賴有此善處之道耳此只宜虛講爲是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順理也巽巽入也唯順理可以巽入人心卽剛  
暴之徒亦俯首而聽命四順以巽此於不得所安



之中猶可以少得其安也

天下唯順爲不拂唯巽爲相宜故爻象中每用順巽二字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當漸時而居尊如鴻之漸於陵者然位則高矣然而賢人之輔不可少也六二正應在下隔於三四而不得合若婦三歲不孕者然豈夫道之宜乎然正應久當自通不正之隔終莫能勝有功正邦其可次第舉也故與之以吉

居處極高所以難與二合然二五以中正爲應未

有久不相得者故其辭云云

男女交則成孕婦三歲不成孕者不合之象也

君道也夫道也故五日二爲婦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任賢圖治君之願也莫勝而得所願則上下志同而治可成矣故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位以漸而高上九以陽剛居漸之極是賢達之士超脫塵泥而自致於雲霄之上者也危標特節爲世表儀非世之泯泯而无聞者矣故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吉

此陸字宜改作達字

羽鴻之所為進也以其進有漸而高出於人寰故以其羽為儀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其羽為儀曷以云吉鴻高飛以勁羽士高標以勁節節特立於世而不可亂居德善俗莫與之京矣此其羽可用為儀吉也

三三 兌下 震上

歸妹貞凶无攸利

卦以少女歸長男曰歸妹所歸在妹則女德不正甚矣以是而往喪德而失身未有不反駕其夫瀆亂以致於傷敗者故曰征凶无攸利此通以歸妹言為是

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乘剛柔也

孔子讀歸妹而發嘆曰人曷以歸妹為非義哉歸



妹而男女交構是天地絪縕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陰與陽隔則生生之機絕而萬物不興矣女之歸男生生相續之道也有男女則有生息而終始不窮是人之終始所關甚不小也而卦所云歸妹者蓋謂女說以動發乎情不止乎禮義所歸在妹所爲歸妹耳曰征凶者謂其位不當未有能成其家耳曰无攸利者謂以柔乘剛未有能善其終耳使其如咸之止說如漸之止巽則天地之大義可終廢乎哉

歸妹本極不好夫子却看出大道理來首言天地

之大義爲人之終始然後釋卦本義而及其辭此又是彖之一格

家人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此天地之大義是訢合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句緊接天地之大義而起人之終始句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非是則无物人非是則无人所以爲天地之大義

不曰人道之終始曰人之終始者夫婦原以人合以人合復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終後者始與天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



說以動者說以動人之挑已也分明以身就人事  
故曰所歸妹也妙在一所字

所歸妹主一女子言則位不當柔乘剛皆當就女  
子言庶於卦義卦辭爲有着落若通諸爻言則男  
女皆不得其正而罪不獨在一女子矣曷云歸妹  
哉且通諸義歸重到一事通諸爻專說在一人凡  
看他卦皆然又不獨歸妹一卦而已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敕

澤上有雷澤之氣感於雷而雷動焉此歸妹之象  
也君子通斯義而以永終知其敕焉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其交合當常永有終如咸之男下女  
漸之止而巽方可以永終若此之說以動卽知其  
有救壞之理而戒慎之蓋不正之合未有不壞敗  
於終者與其終之敕而相離不若慎其始而使終  
之无敕也君子之善體歸妹也蓋如此  
澤上有雷還是澤氣感雷而雷動故爲歸妹耳本  
義雷動澤隨之說與隨卦无異不敢從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初九有其德而无其應  
不能克配夫子不過承助其主贊克相之功而已



然在其分則爲善也故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吉  
六爻皆就女歸說爲是若以女歸爲象跛能履眇  
能視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  
此卦斷不宜作象說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賢正是女子之常初雖歸妹以娣然其賢  
正之常則非娣德也曰跛能履不能及遠矣而曰  
吉者相承內主以成功是亦其分之善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有賢德者上有正應而非其

人曷以大成內助之功若眇之僅能視者耳利在  
幽靜自守終其身焉而已故曰利幽人之貞此通  
是歸妹之象

幽人之貞四字聯讀幽獨之人棲遲蘅泌之間无  
一外羨得入於胸中是爲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持  
之終身是爲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女子耳曷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爲常女子  
以從一爲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閑  
貞靜原是女德故以幽人爲喻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九  
初之恒二之常其德一也跛能履眇能視其命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女以貞靜爲德柔不中正爲說之主是蚤莫以須人之求者人誰取之反歸以爲娣媵則可耳

女子已嫁被出歸所自出曰反歸茲以須之賤者爲人所棄是亦應反歸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女必待人之取也三歸妹以須人之求正由其說以動所處之未當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是女子有賢德居貴地未獲所配而愆其期者豈終于无所歸哉遲其歸以擇配歸應有其時也

遲待也待歸有時謂不輕歸耳說者謂孟光之配梁鴻足以當之

須者急須其人之取也遲者遲待其配之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下一志字甚妙賢女人所願取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耳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凡女子之尚飾者皆其德之不足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悅人則女德之盛无以加焉是克相夫子以成內助之功者故其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為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為

中其位在中降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身尚安

飾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是女歸之无終者也故以女言則不足以奉祭祀以供婦職而承筐之无實也以士言則不得婦以共承宗廟之祀而刲羊之无血也是歸之不終而无所利者也

時說謂女以筐篚歸其夫士為酒食以召僚友取承筐刲羊之義程傳謂承筐刲羊所以共宗廟之祭祀今按禮女歸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則程傳之



說為長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歸以承先祖奉祭祀為成婦上六陰柔不足以供婦職所承一虛筐而已矣如筐筐之實何六爻本有陰陽之分爻辭通主歸妹言者以歸妹之无夫道也

三三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勢業之極大曰豐卦有明動致豐之義故名豐焉豐則天下之勢在我而行无阻礙亨必得矣且以

極盛之時處極盛之勢舉古今所未有者王者皆能至之可喜也而盛極當衰則又有可憂者然而徒憂无益也唯兢兢乎以日中為戒勿自恃其滿盈則豐亨之業為可常保耳故曰勿憂宜日中

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輕看去程傳則云

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皆

至之便覺有尚大意頓跌得憂字出可從

宜日中句時謂宜如日之方中可以照臨天下是

則然矣獨不曰日中則昃乎日中則昃與此日中

固无以異也方說宜日中可照天下隨承說日中



則曷聖人之言若是之變遷耶非也日中則昃理有固然文王之意蓋欲王者兢兢業業慮盛持盈常以日中爲戒耳常以日中爲戒此心之光明自然洞燭乎幽隱可以照臨天下彖傳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此意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豐者盛大之義事業極大而不可加之謂也卦德明以察天下之隱而動以決天下之機功業文章

超軼於古今而莫與京故豐之由名也王者而履斯際也極天下所不可得者非其身所能至乎既至於斯則其所願尚不期大而自大盛之極也衰之機也憂之所不免也聖人顧教之以勿憂宜日中何謂也蓋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咸待照於王者之一心也王者之心宜常照天下則宜常以日中爲戒令此心之常光明耳日一中則昃而不復中矣月一盈則食而不復盈矣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此常戒日中則常可以照天下而不必爲无益之憂也文王日中之戒亦至



言易系彖曰卷之七  
深切矣哉

豐大也在事功上看明以動所以致此事功之豐者事功既豐則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盛百物之殷阜王者皆能以其身至之願尚不期大而自大矣尚大便豐其沛豐其沛不足以照天下故聖人惓惓以日中爲戒決勿令其尚大而自蔽也觀二三四豐其沛日中見斗豐其沛日中見沫等辭其義自晰或曰日惟中可照天下子曷以戒日中照天下曰王者之心如日也日一中則昃焉盈也王者宜照天下此心可一盈乎兢兢自持唯

恐其盈則其神常清而其照常不蔽耳故孔子以宜照天下申宜日中之辭而隨以日中則昃等語發明其所以宜戒日中之意蓋愚誠有所見而非敢爲拘也敢正之高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之震電之明一時皆至則勢甚威赫有豐之義君子觀斯象而以折獄致刑體之折獄者照天下之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威天下之奸惡唯斷乃成固法二體之明動爲之然其大義則以世道之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而致之者蓋維



豐之盛於不衰也

過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宄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皆陽一為明之初一為動之初其德正相配者有遇其配主之義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敵則莫肯相從唯豐初四皆剛自喜其配故雖均敵而可无相勝之咎且以此明動尚往彼此協心保大定功其必有可嘉尚者矣遇相敵而相成蓋如此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勢均則不相下常理也爻曷云雖旬无咎蓋凡才德之相敵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一懷過人之念則其災不免耳初與四遇能相協而无過之之念則亦何患其相敵哉故曰雖旬而无咎也過字正剔發一雖字非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以明德應六五君心尚大而障蔽若豐其蔀日中見斗者然其何以照天下是二亦與有責也若但以其明而往反見疑猜而忌疾不可用也唯積



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  
故曰有孚發若吉

語云窮簷蔀屋蔀云者周匝障蔽以自掩之謂也  
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不足以照天下  
故緊接日中見斗句徃得疑疾以下是教所以善  
開其君之術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已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  
也君心无不可開患忠誠之未至耳積久以感通  
將必有幡然而悔悟者此發若之義所由取也

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  
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處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今解此爻者曰九三以明臣而遇暗主不能展其  
用於天下若二之應五四之比五者然非也天无  
二日民无二王豐有二主乎哉王者當豐之時志  
願尚大而多自蔽故二與五應四與五比皆著豐  
其蔀日中見斗之辭在二則宜有孚以感動在四  
則宜藉初以開明是則臣子之所以善開其君者  
若三與上則非此例矣三之明上之動正相須爲



用以輔其豐者三具明德矣可以資動之用矣上  
居豐極動終乃亦尚大而自蔽之甚若豐其沛日  
中見沫者然則三雖有明不得動以爲用如折其  
右肱而不可爲用者矣然豈三之罪哉故象曰豐  
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但罪上  
之自蔽而三之无咎付之不言則可知其義矣時  
不詳部沛斗沫右肱等字猥與二四一例看恐未  
爲是敢妄訂以質高明

按天文書有章部有河漢意此部字沛字是必有  
取於天文者故豐部豐沛下承日中見斗見沫耳

載按斗屬陰而主運乎象沫則小星分明豐部見  
斗是尚大之君所自蔽故周公於五特開其來章  
豐沛見沫是尚大之相所自蔽故周公於上深病  
其豐屋此不可不辨者

五上分君相尚大看部必近於蔽垣故豐部見斗  
沛必近于台垣故豐沛見沫周公立言垂訓決不  
苟下一字尚俟細查天文書併祈大方示教

臣遇尚大之主須至誠以感動盡力以維持故二  
曰有孚發若吉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四曰遇其  
夷主吉資初之明以開君之明所謂盡力以維持



之也此皆以臣事君之辭也若三則曰折其右肱  
而已肱臣象也分明是遇尚大之相而失所仗也  
蓋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爲用如左右手三雖明極  
而遇上之蔽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何  
者明與動相須而明之藉動爲尤切故取象於右  
肱耳卽此玩來聖人一字字不虛下本義於二曰  
上應六五昏暗之主於四曰當豐而遇暗主於三  
但曰處明極而應上六其義亦自分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

藉動以爲用非動則明无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當豐時而遇暗主尚大而自蔽障如豐其蔀日  
中見斗者然則已雖能動无可其力者也唯是  
初九明德在下已之夷主也下求與遇相與協贊  
於廟堂之上將必有藉其明以開君心之蔽而保  
其盛治者故曰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易云豐其蔀謂五之位不當多自障蔽也曷云日  
中見斗謂五之幽暗不明不足以照天下也此雖  
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者遇其夷主則明動協力  
以贊襄君心庶幾其開悟吉與行適相會耳  
抑嘗合卦爻辭之日中論之日中者方日之中也  
日中則可照天下曷以云日中之見斗日中之見  
沫也嗟乎此聖人之辭之所爲合也日中見斗見  
沫之上不有豐其蔀豐其沛之辭乎豐其蔀豐其  
沛云者尚大之謂也王者一尚大則豐蔀而見斗  
相臣一尚大則豐沛而見沫日中則昃其理固有

然者此愚謂勿憂宜日中謂宜以日中爲戒不可  
一有尚大之心見斗見沫而至於昃也學者通卦  
爻辭之合一則知聖人憂盛危明之深意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王者宜照天下尚大而自用可乎必思已德之陰  
柔全賴章明之翊贊開誠布公來致天下之明則  
賢才畢集德業日光錫福永名固其所必致耳曰  
來章有慶譽吉則知反是之必取凶矣

初二三四皆天下章明之才可以啓沃君心輔翊  
治理者故周公特以來章爲訓



君心无二用尚大則心日益蔽不足以照天下來章則心日益明乃可以照天下

有慶譽者慶譽其所必有也有慶譽即是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爻辭有慶譽吉似各為義夫子因明釋之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蓋君以天下為心錫天下之慶則君之慶也即君之吉也君无吉以有慶為吉蓋吉與慶實一義而譽不必言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覲凶豐所最忌者尚大也上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盛

大驕奢不期而致是其所自恃者其所自蔽也其所自蔽者終於失人而无所見者也不猶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覲者乎是凶之道也

其屋其家其戶其无人不覲取義極妙據上六之所為自以為豐莫與比動莫與比獨擅天下之明而不知其所作為是極天下之昏蔽事故曰豐其屋者非以蔀天下是自蔀其家也其心自以為照天下不知反闐其戶且聞其无人而終三歲亦莫之覲也天下極聰明的人做天下極昏愚的事本



義明極而反暗句極中上六之病

豐屋闕戶皆就上所自為說

此爻如李林甫當明皇盛時導之逸欲有邦導之開邊啓釁終至喪國亡家身且不保是豐其沛而日中見沫者是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者

大抵君與相愈收斂則愈光明愈發揚則愈藏蔽象曰豐其戶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曷云豐其屋其恃豐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則驕盈之極也曷云闕其戶聞其无人驕盈而自恃自

以為可常照天下不知其自藏而人莫之與也自藏便无人故以為聞其无人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通卦六爻大主意

三三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卦有去所止而不處之義其名曰旅旅非常居人情所不樂處者僅可以小亨然旅有旅之貞也羈旅於外而不失其貞則雖僑寓於外猶夫故國之安適也而亦何不得哉故曰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則不得其居矣曷以小亨旅貴得人而尤以得剛明之人爲慶卦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恭而有禮剛者樂與之羣也卦德止而麗乎明心无過求明者樂與之友也是處旅之貞而亨吉之道也是以小亨而得吉也當其時苟非柔中而善止則不足以得人心非剛明之樂與則不足以安已之身如此旅何哉此旅之時義之大也欲得亨且吉者尚於此義觀其深乎

旅在外故曰柔得中乎外中无定在在旅則不亢不屈之爲中得中則順乎剛矣又在旅之時以止爲貴止則心无過求可以投明者之心故曰止而麗乎明旅時之義在柔中順剛止麗乎明得此義則亨且吉不得此義未有可以得亨吉者故曰時義之大本義云旅之時爲難處蓋曰不得此義則不可爲處耳要體認得好

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已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原只一正已而已故曰旅貞吉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云慎用刑如山不留如火君子體旅之象將體此山與火而已乎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聖人論一事必極一事之至當處姑舉前二卦後二卦言之聖人論歸妹則曰未終知敝必得其所歸之人論豐則曰折獄致刑盡所以保豐之道論巽則曰申命行事求所以入乎民者論兌則曰朋友講習求所以悅諸心者豈於此旅則象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斷不然矣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則

莫如就理刑獄羈繫而不得歸者之為甚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事也獄必用刑用一不當而留之則民麗於郵罰累月終歲有不得反其故居者可痛也聖人思極人情至於此故令為理君子洞明敬慎以用其刑速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无聊於外者皆得以歸寧其室家也東山勞役之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說詩者謂聖人推極人情之至於此况乎象旅論旅一不及旅而但象夫山之止火之不留而已乎愚故曰聖人之意斷不若是之无謂也



重言易經疑問卷之七  
獄非牢獄之獄訟獄之獄也獄不決則不得歸決  
而不留人得反其故廬矣今聽訟釋放者曰寧家  
是一証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初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  
位鄙猥瑣細无所不至則不足取重於人而侮辱  
之致災咎之來其所自取矣故曰旅瑣瑣斯其所  
取災

斯其所取四字極妙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人所自重志行之立初六志存污下當處旅時  
而意益窮迫能免其災乎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當旅時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  
正則處不失當故旅即次而得所安焉懷資而裕  
所需焉得童僕貞而獲所賴焉蓋旅之善无不備  
焉者也

童僕貞三字聯讀童僕皆貞信而不他曰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懷資皆可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之所感



也得童僕之貞信則凡百有賴而終无悔尤矣故  
夫子特申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過剛不中居下之  
上卽平居不能得於人况於旅乎故以卽次言則  
焚而不得所安也以童僕貞言則喪而不得所賴  
也其厲也如何當知所自反矣

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貞句厲字總承上說

此喪童僕貞正照上得童僕貞看然曷加一其字  
童僕之貞信必有所以致之者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之所藉者次也童僕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况  
于喪其童僕乎蓋以旅之時而與下若此其義自  
當喪也然則三固无所歸咎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當旅之時用柔能下于處則亦獲所寓矣得  
其資斧則亦獲所備之用矣顧上无剛陽之與猶  
未得以行其道伸其志我心尚有所未快也

二曰旅卽次卽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  
資用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



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  
心不快

資斧者所資之斧用以備不虞者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以得位為善旅于處未得位也雖得資斧其心

固有所不快矣

載質出疆之君子意欲何為哉得位以行其道也

旅于其國而僅得所處得其資斧焉其心能快然

乎哉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

所以去也茲可識九四之所為旅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程傳謂人君无旅本義謂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

六五柔順文明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

象云云審爾則射雉者旅人也旅泊之臣射文明

之君亡矢而獲譽命焉雖所喪不多不亦枉尺而

直尋乎是非所為訓也聞古有弓旌招賢不惜其

費者矣未聞賢士不惜小費射明君以求庸者也

且君亦曷嘗无旅哉漢室陵夷中山特起依棲於

陶呂之間僑客於袁劉之地非所謂旅之君乎枉

身三顧於南陽起躬耕之人龍以圖匡復之大業



卒也人望攸歸天心攸屬光復中興克繼炎劉之  
正統則所謂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之一証也且  
所謂射雉一矢亡者射一雉亡一矢而已乎聖人  
之意若曰當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唯君擇臣  
臣亦擇君爲五計但聞文明之士聘禮以招來是  
不過一矢之亡云爾而光輔大業復安正位則所  
獲爲多是教之延攬之說而非僅僅以一雉一矢  
爲招也學者能以意逆志可見聖人之心於千載  
之上矣若拘人君无旅之說而又泥於射雉一矢  
之辭是所謂以文害辭而以辭害志者也非善學

易者也

譽命二字聯讀譽是人心之頌美命是人心之推  
戴頌美處卽是推戴推戴處卽是天命也終以譽  
命者終以此招賢禮士而得人心之歸與云爾要  
細會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上逮二字正發明譽命之合一處譽人譽也命  
天命也五易云終以譽命哉人與天心本无二也  
人心之歸美上逮於帝心則譽之所歸卽命之所  
屬耳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亢以加人能保其安適乎始則以此為快意終則以此而自貽其戚矣蓋不知旅道之貴順而忽易以亡之以至于凶也故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彖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順是處旅之正道上居離之極輕率躁妄不知艱難以守其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大抵處已處人之道皆以艱而得以易而失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此乎

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參良不辭

各愚之人良也

莫之聞也

焚也

然以不

參曰以然也

重訂易經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三三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曰巽巽以陰為主僅可小亨然陰之從陽分也以陰從陽則可資其才力以有為利有攸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其人也必大中至正足以任天下之大者始為得之故又曰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曰重巽巽者入也入民莫如命重巽入  
人之深申其命而已矣始之以告戒終之以丁寧  
是重巽之說也然曷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天下之事非巽无以入非剛无以任九五之剛巽  
入乎中正之德而志行則凡爲柔者莫不效順而  
依之以自立矣是以巽雖小亨而利有攸往者謂  
利見此剛中正之大人也知申命以入人而又知  
見大人以任事則知巽之所爲亨與利矣  
重巽以申命句要體貼以字此以字卽象傳君子  
以申命行事之以字

巽以陰爲主小亨而已而利有攸往處全賴見大  
人以仗其力故揭出剛巽乎中正二句剛巽中正  
而志行分明是个大人柔皆順乎剛正頂說依此  
大人以自立則利有攸往有不待言者故總收一  
句云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剛巽乎中正宜細體陽剛本中本正而有失之者  
唯五獨全其中正故曰剛巽乎中正

志行志甚麼陽剛中正的人於天下事无不能行  
要申命便申命要行事便行事未有志不得行者  
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重言易經疑問卷之八  
柔皆順乎剛之剛卽剛巽乎中正之剛世有剛中  
正之大人柔可不依之以自立耶順者委心以聽  
命之謂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以入于物曰巽君子欲行事而不先申  
命其曷以入人心乎是以凡有舉動不遽行也先  
之命以布告之又申之命以詳示之俾知我所欲  
行无非所以利天下而後舉其事以宜民則德意  
曉然於人心是君子之所以善體巽者

行事所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五爻之先

庚後庚正是其行事處

有謂申命行事非一時丁寧煩悉而已也事常行  
而命常申丁寧告戒維持國事於不壞猶風之相  
繼生物而不窮者甚有理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貴從容而又貴果斷初六陰居柔下爲巽之主  
其進其退遲疑而不決非理也利用武人之貞濟  
其所不及可矣

看武人之貞四字相聯則知幽人之貞亦相聯矣  
今人解幽人之貞曰幽獨守正亦將解武人之貞



曰武健守正可乎此愚謂來貞居貞艱貞君子貞  
女子貞不息之貞皆當聯讀以爲解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凡人之遲疑果斷皆志爲之或進或退而不果志  
之疑也利武人之貞則其志斷然而自治矣

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處陰有不安之意若巽在牀下者然是巽  
而過者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過但當出於誠心  
若用史巫紛若可通於神明則得吉而无咎耳吉

者感動人心之謂无咎者无諂諛虛僞之咎也

牀人所據以爲安巽在牀下甚言其心之不安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非不至已甚之說巽時以誠巽爲中二巽得

中則其誠可通於神明矣不可以感人心乎此其

爲紛若之吉也

九三頻巽吝

巽本巽順之真心非待勉者九三過剛居上原是  
不能巽的人及勉爲巽則又習爲之而過爲頻焉  
是可吝之道也蓋巽可也巽而頻不可也



頻一也復之頻何以厲无咎巽之頻何以吝復復於內也頻復則中有定主巽巽於外也頻巽則外爲虛文此吝无咎所出分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曷以云吝蓋巽貴得中巽而過頻則卑屈之志有餘而剛果之氣不足其志窮而無所之矣此吝所由取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亦明但照初爻之進退周公教以利武人之貞二巽在牀下教用史巫紛若吉三頻巽直曰吝

上巽在牀下喪其資斧直曰貞凶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教之貞教之先庚後庚分明皆以剛斷啓之則此之田獲三品其亦利武人之貞之意乎蓋剛勝者利用巽巽勝者利用斷也玩文王於巽僅與小亨教之利有攸往則思過半矣敢就臆見釋四爻象於左

四巽而又巽於世諧於物无忤悔可亡矣然巽貴斷也須本此巽順之心力爲進修之務凡切於性分職分者勇往奮發必求其得而後已若田獲三品者然則得之耳象故申之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知田獲之有功則知不田不獲者之无功矣且五爻各就本爻言並不及乘承比應四爻獨何以云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耶觀象但申田獲不申悔亡則知所重在斷而不在巽矣  
悔亡即小亨之意田獲三品則所謂利有攸往也田獲可供三品故云全於卦義无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說見上

同人曰出門交有功此曰田獲三品有功要見功在出門之交在田禽之獲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本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者唯志行而衆順於時或有因循玩習之意故周公先以貞啓之隨繫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之辭蓋知巽之貞申命以行事則事无不集而得吉事成各中而悔亡事皆利往而无不利初或失之巽懦終則克有成功矣然貞者剛制之謂也利用在庚必先庚三日以致其丁寧後庚三日以盡其揆度斯之謂貞而可以得吉也巽德之制也其慎用之哉



若卦象說小亨利有攸往便見利往是貞安於巽  
懦不為者非貞也十干甲為陽為仁庚為陰為義  
盡極蔽而有事恐過於義故用甲巽重巽以申命  
恐過於仁故用庚聖人取一字是一義不苟下讀  
易者不可不知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中者正乎中也居尊位者在允執厥中固不可  
過于剛果亦不可過于柔巽五申命行事先庚後  
庚而得吉唯其位正中得之倘巽懦而无制吉于  
何有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上貴巽然又貴于斷上九居巽之極一于巽而  
失其斷若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者然則雖自認  
為貞是凶之道也巽之不可過如此

二上俱巽在牀下吉凶曷以巽二居下體宜巽而  
得中上居卦極宜斷而過巽此吉凶之別也

天下无雖貞亦凶之理貞者正也何等方嚴然却  
極活潑在巽時固以巽為貞乃巽何可過哉過則  
非貞矣此所謂貞凶者謂汝以巽為貞不知此正  
為凶也故象傳申其義曰正乎凶也須細理會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云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

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

道也極看得好然須重看喪其資斧句喪資斧喪

其斷也是為自失

通書天乎人也文法本此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上下皆兌為說說則於物无忤可以得亨然說之  
不以道可乎利在貞而无邪乃得說之道也書曰

无咎民以從已之欲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斯亨利貞之意乎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

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義何居和說以與人而人亦以說應之兩相

說之謂也兩相說則亨不待言矣而又戒以利貞

者何也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誠說於其中而

柔外則和說於其外原有貞之義也說以利貞是

以上順天心而下應人心无所不利耳即是說之



正以先民實有勞民之心民忘其勞以趨事矣卽是說之正以犯難實有爲民解難之心民忘其死以赴難矣爲民上者思不至是耳所說誠出於正大則其道光明民心自有爭相激勸而不容已者豈不貴至正哉此利貞之辭所爲繫也  
兌說也下接剛中而柔外句隨接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句語意一串下見必如此乃得亨乃爲貞也  
回邪者必狹小持正者必光大故說以利貞爲說之大

忘勞忘死卽有勸意曰說之大民勸矣哉見必至勸然後爲大也非正其孰能致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有互相滋益之義爲兌君子觀斯象而以朋友講習體之唯天下之義理爲可說而唯合志同方之朋友相與講習義理之精微則互相滋益其說有莫可言喻者此君子之善體兌也  
講講論也講論便有時習不已意故曰講習  
朋友講習說也乃所講習无非聖賢之謨訓帝王之典刑也說便有正在



初九和兌吉

說人情也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初以陽居說體處最下而无係應發而為說者一本體自然之和以此感人其有不應乎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初之和兌中節之說也於人无所不宜故曰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情有所戾者為有所疑也初處最下而无係應情之所發一本於性真而无所疑斯之謂和兌而得吉與

行非必在外也此心方形於應感即是行

九二孚兌吉悔亡

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為說者一出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可无悔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曷為孚兌之吉凡人之說多以其貌九二剛中獨信于其志也此志自信而有不足感人者乎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說不以道者也上无所應而來就二陽其失已失人甚矣能免於凶乎



兌以兩相說為言莫之與而來就二陽和兌乎兌之士肯以為說乎徒自失而已矣

有謂三來兌來就乎上上引兌下引乎三是小人互相比而說不以正欲以亂天下者亦一說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自處不中正人誰與之斯之謂來兌之凶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於此不能自決為商兌而未寧然以理論邪非所懼也正所

當從也介然守而疾去之則君臣道合而有喜矣

四處邪正之間而本陽剛之質故繫辭若此

人情當理欲之間志嚮未定多少心事不寧然在

早分辨而速決裂耳本義謂介然守正而疾惡柔

邪分作二解殊未快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何喜也邪與正不兩立去柔邪親明主

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明良之慶何如哉是四之

所為喜也

喜與慶分言者多矣茲推喜為有慶乃知去邪勿

疑是天下吉祥大事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陰柔小人外諛悅而內包藏分明是剝於君子者  
九五陽剛居尊密近上六周公恐爲其所中也爲  
之戒曰小人之諛佞可說也而實可畏也如以其  
可說也而信之以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  
凶惡之肆有卽在於承媚之間者是危道也以舜  
之聖尚畏巧言令色孔壬况其下者乎世之君往  
往謂便佞之可悅而不知其實有可畏讀孚于剝  
有厲之辭可以惕然省矣

不曰孚于兌曰孚于剝兌固其所爲剝者下字特

妙隨九五曰孚于嘉兌五曰孚于剝嘉剝之間君  
人宜審所辨哉

象曰孚于剝位不當也

九五陽剛居尊其位爲正當曷以孚于剝蓋唯其  
正當以爲此德此勢此便嬖之徒不足爲我害也  
明皇於林甫祿山豈料其至此哉亦傷於所恃之  
過耳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其所爲說者可知  
矣周公但下一引字不言吉凶含多少意在



重訂周易經傳卷之八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是引於物者此之引兌是  
引於人者其為引則一也

三曰來上曰引曲盡小人媚說之情狀皆可以垂  
世戒者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心事光明者其情必正大而可與彼引以為說者  
能是乎周公曰引兌是極其情孔子曰未光是挾  
其心

三三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下巽上之卦具渙散之義曰渙人心渙散終可  
聯合而得亨然人之合散由於中善治乎散者亦  
先收合其中而已矣故王者必聚精神躬假於有  
廟使天下之人皆知各有所本而不散是渙之第  
一義也然當其時不竭力以拯援則散終不聚又  
貴本經濟之才為收攬之策若涉大川者然可也  
然拯援之汲汲或多苟且以圖成非計也必其所  
為經濟者一出於大公至正之舉斯可以收合人  
心而成聚耳所謂渙之亨者蓋如此  
此卦辭一串說下王假有廟是收拾人心之本然



所以解散其黨以聯於一統有許大事在須教竭  
力圖之而後可故又云利涉大川然又恐人之急  
於就功則其所爲聯合者多非大順大義之舉故  
又戒之以利貞明大順扶大義而令天下皆歸大  
一統之治則利貞之說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則人心解矣曷以得亨濟渙在合人心然有大  
機括在卦體剛來居二而不窮據險握要其勢旣  
可聯天下之心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得時行事其

義又可激天下之志此渙之所出亨也曰王假有  
廟者言王者親至廟中聚精誠以感格使天下曉  
然知人本乎祖之義而不至於渙也曰利涉大川  
者言君子本此實才殫心力以經濟使天下翕然  
歸天下之一統而有功不終於渙也是皆渙義之  
至切者故聖人備舉之

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是柔得位乎  
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不知何以又云卦變  
凡濟渙在據險要弘經濟剛來而不窮者據得其  
要可應天下而不窮如劉先主之得荊州是也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志在匡時而與上爲應可畢力以弘經濟之大略如諸葛亮之輔先主是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與旅卦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支法一樣今人於旅卦作一意解於此作兩意解不知其何謂也不敢從

當渙之時須居外勸而無內顧之念其志始與上合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震其事在中以震動言歸妹其位在中以女德言則此在中二字當作收合人心解蓋渙時以收合人心爲中王乃在中此必先假廟示人知本而合

其渙也

卦象之木君子濟渙之才也乘木可以濟川出其才可以濟天下故曰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斯象而以享于帝立廟體之蓋天下之渙散由人心之不知本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享于帝而爲萬民以昭報立廟而爲子孫以承祀則天下咸知所本同歸於一而心无不合矣是君子之所以善合渙者

收合天下之渙在收合其心收合人心在使之知



所本此享帝立廟爲合渙之至要書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正是此意

初六用拯馬壯吉

在渙初宜急于拯而上承九二又宜仗其力以爲拯斯於渙爲有濟故其辭曰用拯馬壯吉

合渙如救焚拯溺然故下用拯二字隨下馬壯二字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曷以得吉渙初有可濟之理而仰仗九二之力以爲拯於理又爲極順此渙之所以得濟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在渙之時漂流而无定悔所必有也乃二以陽剛急來居於其所焉當流離无藉之日得天下之上游以圖混一之大統是居險握要之長策也渙必合而悔可免矣故曰渙奔其机悔亡

此須深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當渙之時首策在據天下之險要夫彼盜名竊字者孰无覬望於其間急奔而得之則全勝在我而混合爲可圖矣史所謂天下共逐而高才疾足者先得之是也蕭何計入漢中鄧禹計守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



是此意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英雄當渙之時懷據要濟渙之願奔得其机可藉以圖混合其志願得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人臣无以有己有己悔也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則以天下之渙為己憂以收合人心為己事而我躬亦不遑恤矣人臣而匪躬其節孰加焉辭曰渙其躬无悔深與之辭也

人身上私意種種曰渙其躬則私欲盡去純哉乎

其為臣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人臣之志不兩立志在天下國家則必不以躬為念矣四爻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三亦其人也夫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天下之渙起於分義之不明而偏私植黨之為害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與散其羣黨而不為私精曰一心以承休德大善之吉也且渙豈易言哉由此心之无私仰贊廟謨以廓大无外之規俯合羣黎以歸大一統之治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



文章是真超越等夷而匪思慮之所及者斯之謂元吉乎

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私來故爻著渙其羣之辭能渙其羣則其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等者故云渙有丘匪夷所思有丘宜就功業說蓋本光大之心必成光大之業是之謂元吉故夫子象傳但舉渙其羣元吉以贊其光大並不復舉下文也細讀之自見

徇私植黨是人臣所最忌事三居下而不私四處上而不黨故三曰渙其躬无悔四曰渙其羣元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人臣惟此心耳心一係於羣黨暗小甚矣渙其羣元吉光明正大誰得而企及之光大主心言而功業自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天下曷以渙哉命亂而莫適所歸也民窮而莫適所聚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渙汗其大號而使知所歸能渙發其居積而使知所聚則携貳反側之民復歸於維皇一統之治而於君道爲无咎矣



有謂渙大號在先渙王居若武王布告商民曰无  
畏寧爾而鹿臺鉅橋之積隨發於下車之日者甚  
有理

汗取无不沾被之意非止謂出而不反也

渙王居王字極妙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  
之財深於斂者也非能渙者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云者正居尊位之謂也正居尊位重收合而  
輕居積故能渙王居而无咎耳重看一正字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云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小畜何以不云

逖耶且夬九二亦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矣亦何

以不云逖耶周公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後儒不知

解強合而一之孔子自有解世特未察耳逖遠也

逖出者遠出也逖出繫於渙其血去之下者周公

蓋有深意在若曰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有

不忍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

而去之使斯民皆遠出於湯火之中則於渙為有

濟而於理於分為得无咎耳故夫子申其義曰渙

其血遠害也言遠出於湯火之害也逖遠義固極



明而辭固極顯者後儒不求本字之義而強同於小畜之辭假使渙在前小畜在後必強小畜六五之辭云惕當作逃於義為不可乎大抵聖賢書義无多借用之字萬萬解不通處則寧闕之以俟知勿宜妄為改釋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義見爻下

渙六爻極有次第初宜拯而得其人既宜奔而得其地濟渙之臣則在渙其躬與其羣主渙之君則在渙其號與其積若是則天下之害渙民得遠出

於水火之中

三三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兌下坎上之卦有節而不過之義曰節人情能節則事皆中理而可通故有亨義然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非常久之道也故又以不可貞為戒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卦曷以名節而得亨立人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不分非節也而大要以剛為主剛而不中亦非節也卦體剛柔中分既相節而不偏而剛得其中又有節而不過此節之所為亨乎曰苦節不可貞正謂剛柔中正之間一過其則而至於苦則其道窮極不可行耳再觀卦德說以行險以從容和易之心立嚴限峻守之則其節為特善矣且卦體九五當位中正居尊以立天下之極而事皆有節秉德以裁天下之制而節皆可通節亨之義又昭然其甚著者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一陰一陽均節而不

過則寒暑調而四時成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汰冗濫之費立中正之防則財不傷而民不害矣知節則惜財與民可導四氣之順不知節則傷財及民上于天地之和此節所關於天人為不小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陰陽剛柔之謂也鼎上九象詞不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乎剛柔分句上截妙在一分字下截妙在得中字分則均而不偏中則限而不過此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便是天下之達道而亨在其中



上曰剛柔分下何獨舉剛得中言剛柔是人之常德然二者又以剛為主匪剛得中立身應用鮮有能中天然之則者

時解說以行險曰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若此則以行二字將安着落耶且此句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上分明指節之善道言愚想夫子意謂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限以閑制與險何以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以行險耳因隨接當位以節句見如此為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以通句見如此為節却是中正以

通之也語意本流貫而渾成奈何人之弗察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觀斯象而以制數度議德行體之正名辨分在數度嚴為之制使不踰越於其外立身行已在德行詳為之議使不苟且於其內此君子之所為善體節者

制有限制而不敢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制數度則法度齊而國无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人无異議

制數度議德行不止自節所以節天下皆是物也



重訂易經卷之八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未可以行初陽剛得正能靜觀時變動  
察事機慎密而不出則无違時妄行之過矣故其  
辭曰不出戶庭无咎

節義所該甚大觀象傳以通塞爲言繫傳以君臣  
幾事爲言則不獨仕止一節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塞時也明乎通塞之機而時行者知也世之知  
時者亦寡矣初陽剛得正能灼知通塞之時故於  
時之未可者自能節而不過耳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時未可行二則可行矣乃失剛不正上无應與  
知節而不知通若不出門庭者然則操執太固而  
違天失時之凶所不免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可行而自止則失時宜  
之至大者故曰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時以節爲貴三陰柔不中正不能自止理義之  
則凶咎之至亦徒自傷嗟而已矣无所歸咎也



以約失之者鮮不節而驕盈之害不可勝言矣所謂何嗟及矣是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可自免不節而傷嗟其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君與相本共爲節以防維天下者六四柔順得正凡大君所爲防維天下者安然以其身率履之而若出於所性者然是所謂惟臣欽若而可以常享其光亨者故特曰安節亨

天下惟理義爲有節惟節爲至安六四安于其節

心有常泰而身有常寧矣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天子本天理之節節天下之民心而六四身安於其節此身此心真有常享其休泰者故夫子特以承上道申安節之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者承天道以治人情之謂也九五當位而中正則所立範圍之則悉協天人之宜甘而吉者也以此節天下惟臣欽若惟民從又往則有可嘉尚矣甘正與苦對苦則大戾於世俗不可貞甘則大適



於人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天下有大中在雖居其位苟无其中未必能協於人情也九五居位而中所制所議發皆中節而甘美此之謂甘節而得吉

中節之甘由未發之中出中字宜重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本善物要歸於協人之情上居節之極過而至於苦豈人情也乎哉雖自認爲貞凶矣自其人言之或者悔可亡耳

曰貞凶以理論曰悔亡以其人之甘於苦者論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有中道中則順人之情而亨過則大戾世俗窮極而不可行矣所謂苦節貞凶者蓋如此

三三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具中虛中實之義曰中孚中孚則誠具於內卽至躁至冥若豚魚亦可感格而况於人乎所以吉也且不獨此也卽用以涉天下之大險至誠之經濟未有不可以奏功者但所謂誠者貴於正耳正



則可以格冥頑涉險難不正則硜硜之信有窮而未必通者所以君子貴慎處也

孚誠也中孚中心之誠也中心之誠可以貫金石蹈水火故曰豚魚吉利涉大川然天下无不孚之

正有不正之孚故又以利貞為戒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孚誠於中也而安所取哉以一卦言之柔在內而中虛矣以二體言之剛得中而中實矣中

虛而能實斯中孚所由存乎且以卦德言之下說

而上巽臣和衷以仰承君虛懷以俯受孚在一堂

之上乃萬邦因是以作孚斯中孚所由格乎曰豚

魚吉謂信由中出通及於无知之物也曰利涉大

川謂才與誠合可利夫濟險之用也若是其中孚

而猶曰以利貞焉蓋曰維天之命本无不正必孚

出人心之正乃應乎天命之本然耳聖人貴誠而

正蓋如此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无妄原是天心通於億兆

人之心而又通於億兆物之心即至頑至冥无有



不可感格者人惟失却此心之本體所以不能通  
人物之心以應乎天心耳此卦中虛中實下說上  
巽信及豚魚虛中利涉則其所存所感處无非一  
天矣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者蓋唯恐幾微  
毫髮之間或係於偏而不合于天心故若此其丁  
寧之至耳  
天只是一个太虛太虛中无物不有却萬理皆實  
人心之虛亦猶是也亦无物不有萬理皆實虛是  
實之本體實是虛之本真柔在內而剛得中正虛  
而能實之謂也故其孚曰中孚

柔在內只形容得一個虛而剛得中正見虛之中  
却有實理在語意原一串

中孚以誠實爲中剛得中者方是至誠之剛却完  
具於太虛之內

說而巽皆本中心之誠流出故緊接一孚字與其  
可以化邦

分說巽則各一其孚合說巽則共成其孚

孚是億兆人之本心而可以感其孚者在廟堂君  
相之一心有莫知所以潛移而默喻者故曰孚乃  
化邦也



信及豚魚及字甚妙孚信在中誰思及於豚魚而自暨及焉此之謂真孚

乘木舟虛者巽乘澤上而中虛若舟乘水而虛浮也論理則實才自虛中出可應變而不窮故曰利涉大川

孚是天命之實曷嘗不正而其在人心或起於意見之私而擇之不精或徇於意念之偏而持之不固卽幾微毫髮之間少有差謬總皆失正而非天之故也中孚以利貞无一毫偏邪之累乃與維天之命相爲合着耳故曰乃應乎天也應者兩相印

合之謂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水體虛以受風之感有中孚之象君子觀斯象也而以議獄緩死體之夫人莫不好生而一不幸以罹於獄罪至于死其情甚可憫也我本真誠惻怛之心議擬其所謂獄者果出於不知乎抑出於不得已乎而少緩其須臾之死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焉是君子之所以善體中孚者

中孚是眞誠懇惻之心眞誠懇惻之心莫如好生



一念故聖人論中孚之象直說到議獄緩死處  
曰議獄便於死中求人之生求人之生於死之中  
便不忍須臾自裁決故曰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照四象辭絕類上也看類同類也應主六三說則  
初非其類也初易上應六四度其可信而信之耶  
楊慈湖訓虞作憂虞之虞若曰中孚之心人皆有  
之而顛倒詐妄至于不可勝窮非其惡驟至于此  
也其發也有端生于因物有遷而已矣故教之虞  
吉有他則因物有遷必不燕安也老子曰我獨怕

兮意未兆未兆者未有他之時也曰獨怕者戰戰  
兢兢虞而不敢他也故曰志未變也此言甚有理  
君子主張在我一而不他故大過棟隆吉承說有  
他吝此之虞吉承說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志未變正暗影有他說孚初既无物累而剛主又  
能自持是此志但虞孚之或失而未變遷于其外  
此終一而不他也然則虞吉其以初九乎此象先  
揭初九二字起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君臣之相應和孚也其所以相孚德也九二中學之實上承九五亦以中學之實應之即其相應之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不猶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乎則其所為相應者无彼此形骸之隔不猶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乎古明良賡歌之風一德咸有之盛蓋莫踰於此孚之二五矣

二五之相與只是一个孚而所以相孚處全在其中之實德故兩象語有淺深

二全无求於五自相感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五應二若其子和豈有所要而然哉君心所願慕者德也一德相與而孚出於惓誠不期和而自和耳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人心惟中虛則能自主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上應上九又信之窮者則得敵矣得敵則中紛擾而莫適為主矣此或鼓而張或罷而廢或悲而泣或樂而歌若狂人然而不知其所竟也

虛中者以理為主自動息憂樂之有常得敵而无



主則事事不中其節矣要看四或字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夫人之動靜悲喜豈其不能自主六三乃爾者處不中正而莫知所適從也

爻從得敵處形擬其无主之狀象究其所以无主者實由已而不由敵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小畜月幾望本尚德載來以德言歸妹月幾望亦本女德言此何作位近于君解蓋六四於全體爲中虛於上體爲巽順虛中巽順之忱日積以至于

盈是純臣之節也故雖與三俱陰而並處若共服共驂然者寧舍之而上孚於五蓋孚得其正而於

理爲允協者故繫其辭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陰象臣德也臣德充滿有月幾望象程傳曰古者車駕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然則六四之匹非六三而何三位不當而匪孚正六四之所宜絕者故取象若此若初之剛則非四之匹矣且虞吉而不他其可絕之而上往耶須細理會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重言易經卷之八  
玩絕類類字則知四之匹誠在三不在初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孚在人心而主持在君與相九五有孚之實為孚之主下應九二一德一心交孚於一堂之上其孚信所及自通四海九州聯合為一體而於君道无虧矣故其辭曰有孚攣如无咎

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有孚攣如當從君臣之孚說到化及於天下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中孚之尊者以有中孚之實為正當九五與二

一德則明良喜起之情交洽于廟堂而纏綿固結之情遍及于天下此有孚攣如之所為取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信貴知變上九居信之極徇偏執之守乏融通之見即理之常有必不可通者故辭曰翰音登于天貞凶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者以理為執而圓通之不滯者也諒者以意為執而固執之不通者也固執不通名為信而實非信矣可謂貞乎辭曰貞凶謂彼誤認為貞而不知是凶之道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唯信可長久謂通其變而不窮也不通其變則窮矣何可長耶

卦以中虛中實爲義中虛貴有主中實貴相應三无主之虛故得敵而无常四有主之虛故絕類而上往二五皆相應之實故鶴鳴子和而有孚之變如若初之孚在于守常上之孚在於通變亦虛實自然之定理也故一勉其虞吉而一著其貞凶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其具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謹密陰過乎陽則其所爲謹畏周防之意勝而於理於勢有可以得亨者但貴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者何陽爲大陰爲小小其貞也陽爲上陰爲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作爲其奮揚而出也若飛鳥然而所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吉哉



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語謂膽欲大心欲小正此陰陽之分也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慎之過常是陰之過也此過却是極好事故聖人就是而與其亨然或恐其恃此可亨之說不量分力而為之則又未必得吉也故又戒之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

飛鳥遺之音句世泥本義但以其聲下而不上者言若曰此不宜上宜下之象耳審如是則可小事不可大事下繫接不宜上宜下一句亦甚明且晰

何必多着此句反致人之疑而難解邪愚謂聖人下一字有一字之義下一句有一句之義文王既下飛鳥遺之音句發明卦義周公仍下飛鳥以凶飛鳥離之凶句發明爻義則必有取義於其間決非僅象不宜上宜下而已也以愚膚見鳥身甚小而張甚大故彖曰有飛鳥之象焉此飛鳥二字是不好字非小過之所宜者乃所遺之音則不上而下為小過之宜故聖人擬形容象物宜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見陰柔的人僅可小事又必持下人之心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可以大



吉云爾若世所云則飛鳥遺之音句聖人自當削  
去豈漫存之爲世所贅乎視耶愚統觀卦爻一一  
細味誠見有若斯者敢妄陳以質高明

初躁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過而已亢曰飛鳥離  
之凶陰柔的人雖能謹畏或謂時可得亨翩翩輕  
舉者有之卽非小過之所宜者故聖人繫繫以遺  
之音不宜上宜下教之處下而得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小過曷以亨小者謹密周畏之謂也謹密周畏之  
旣過則於理於勢有必可通者小者過而亨也過  
曷以利貞時當過慎而必其謹密周畏之獨至與  
時而偕行斯爲利耳曷云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  
用柔柔得過慎之中是以小事吉也大事用剛剛  
失位而不得善處之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且以卦  
體言中實外虛才小而勢張有飛鳥之象焉豈小  
過之所宜乎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  
正以陰宜處下不宜處上上逆而下順故必安處



其下无翩翩輕舉上人之念則吉可必得耳明柔  
剛順逆之義安大小上下之分斯知利貞之說小  
過其可以得亨哉

人有夫者有小者大者多奮迅激昂小者多謹密  
周慎小者過則亨可必得然或恃其可亨不知小  
過之貞不量大小之分上下之宜而為之未有不  
反取凶者故聖人曰與時行見貞之為利曰柔得  
中見小事之吉曰剛失位而不中其不可以任大  
事曰有飛鳥之象焉見必不可若斯之輕舉曰上  
逆而下順見必宜安處其下乃以順而得吉統之

則謹密周畏當與時而偕行斷不可力小而任大  
輕舉而上人失小過之時之宜也

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  
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事在日用常行温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得大  
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有不可克  
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剛失位之位以所處言謂剛不得其當耳剛不得  
當而又中如何可任大事得

小事之中過慎而已大事之中須教有大過人之



守克稱大過人之才非僅僅過慎而已也要辨得明而又不可收同河山大澤

卦體中實外虛翩翩欲舉有飛鳥之象任小的人雖能過慎然擔當不定處或輕舉若飛鳥則大非小過之宜故聖人繫以上下順逆之義示之

象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下有雷其聲隱隱而已為小過之象君子觀斯象也而以小事之過體之曰行曰喪曰用其關於吾身者不亦然以天下國家之大視之則三者其

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傲為大恭為小喪易為大哀為小用奢為大儉為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善體小過之象者

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心之節約出與傲易奢侈之大樣者不同是為過於小而不過於大

本義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是也曰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則卦无此意不敢從



初六飛鳥以凶

小過之時凡事宜收約過慎初陰柔上應九四以躁易之性喜應助之力翩翩舉動如鳥斯飛焉豈所宜乎其妄動而取凶也蓋亦其輕舉者自取之耳故曰飛鳥以凶

以飛致凶曰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凡人之致凶咎未有不可救藥者唯初躁易而輕舉若鳥之飛翔者然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要細體不可二字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過宜皆慎况當君臣之際乎六二柔順中正其進也過三四而遇六五有過祖遇妣象且明于分守威福玉食毫不敢及而唯安于人臣之節是臣道之最宜者故就其實與之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過祖遇妣只就二之上應說不及其君遇其臣則

二自處之實事也遇上而安所遇是為純臣之節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爻就二之安分言曰不及其君夫子申之以大義



曰臣不可過蓋臣而過君莫大之罪分不可過而不及斯於臣道爲无咎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君子任天下大事須教過防爲是九三失位不中正不可大事者故周公教戒之曰君子不可一日不防而又不可一日不過爲之防一自恃其剛弗過爲備則變生於意外從或戕之而凶于而國不小小矣聖人示君子之過防也如此

此須細玩一或字或者不知何人之辭君子正已於上自處周密自然禍不能加不然人人得而戕

之矣故曰從或戕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過防可免禍害失此一着而爲人所戕其凶可勝言哉曰凶如何蓋莫究其所底也

初曰不可如何此曰凶如何事到不可如何甚可悼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小過之時宜遇而不宜過九四失位不中與九三同而以剛處柔則有可以免咎者故周公首與其无咎亟示以弗過遇之蓋理不宜過而求宜於理



分不宜過而求宜於分是處過之善道也若以其  
剛往則其危立至在所必戒可曰奮其剛足以任  
大事而妄用乎勿用而求貞焉可矣求貞云者求  
守此弗過遇之之貞也

勿用句求貞句求貞卽坤用六之求貞也卽賁九  
三之求貞也卽益六二之求貞也凡道宜常守以  
爲貞者曰求貞九四雖剛爻而當小過之時宜小  
宜下宜遇而不宜過是宜求守之貞也故聖人亦  
以求貞爲戒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周公於九四諄諄教以弗過遇之者以其剛失位  
而不中也又惓惓儆以往厲必戒者謂其剛之或  
過終不可長也然則弗過遇之其長久之道乎終  
不可長長字正照求貞求字說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爻本義於象傳欠協且於小過之義无干愚敢  
陳臆見於左

君在小過之時理宜下不宜上五雖柔得中然居  
尊位或不知下賢之義故周公就其居尊而不下  
則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之若曰如此而自不



謙降未有能澤及於民者因其居尊而應下則以公弋取彼在穴曉之若曰如此而下賢是君道之所宜為者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與小畜同辭但彼以畜言此就過時言耳

弋者凝神注目而必於取也人君下賢而必取以為輔當如弋者然故以取喻

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言雖奮升於上而不能澤及於下由自尊大而不知下賢也鄉飲酒禮坐

賓於西北嚴肅之義也此西郊之義蓋取諸此

曰公弋取彼在穴者言欲沛膏澤於四方須下求巖穴之士令出為我輔耳龍能興雲致雨其未出藏在穴中故以取彼在穴應上雲雨之辭聖人取象立辭具有精義如此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和而後雨以氣之下降也曰密雲不雨者自處於上而不下也

已上上字正照卦辭不宜上上字不宜上宜下下賢其可已乎弋取在穴可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過宜過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  
分之當然與理爲過而唯逞其過人之爲若飛鳥  
離入於雲漢者然則凶不免矣是謂天災人眚之  
並至者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爲已上矣上弗遇過之豈直已上而已乎上而  
極亢此其凶所不免也

論小過之時之貞只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二  
句便完了故六爻若初之飛鳥則斷其必凶若二  
之不及則與其无咎若三之弗過防則危其或戕

若四之弗過遇則戒其往厲若五之已上則教其  
弋取若上之已亢則著其災眚蓋一存自小下人  
之心未有不至於善一存自大上人之念未有不  
向於凶者此小過之時之義也

彖傳有飛鳥之象焉鳥飛以翼故初躁而上應曰  
飛鳥以凶上動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彖傳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然二五皆柔得中而稍不同故二  
不及其君遇其臣曰无咎五密雲不雨曰公弋取  
彼在穴彖傳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然三  
四皆剛失位而不中而亦稍不同故三弗過防則



曰或戕四弗過遇則曰往厲總之則欲其任小而  
不大處下而不上與時而偕行也周公一字字本  
文王之辭孔子一字字本周公之辭以見文王之  
意此大傳所謂觀其彖辭則思過半也

三三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凡交相為用而各得其正則事必濟卦具斯義既  
濟名焉既濟則治定功成凡極大之事既已亨矣  
茲惟小者可得亨耳斯時也可无圖維幹旋之術  
乎而可不利于貞乎何者濟之初末有不以謹畏

得而後必漸至于懈弛也謹畏則可以得吉而懈  
弛則終以致亂矣然則欲保吉而去亂非貞奚其  
可乎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  
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何時萬事已濟之時也萬事已濟復何亨哉  
惟是小者則可得亨耳曷云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也治惟剛柔二端利用剛剛為正當利用柔柔為  
正當而皆以正位得之則文武並用又長之術也  
此利貞之義所由取乎曰初吉者以柔得中濟之



初利用柔而且得謹畏之中也曰終亂者謂終止而不進不思維治而致亂也是濟道之窮也天下之濟以柔中而吉以終止而亂在今既濟之日可不思善用其剛柔而常保其不亂乎乃知亨小利貞之辭聖人所為世慮者至深且遠也

義取諸爻論就一事凡卦皆然此剛柔正而位當總說得个剛柔之正當耳非君臣正位之說也

卦名既濟以剛柔正而位當來則既濟之貞亦惟剛柔各當其用而已矣此外更別无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本下體之柔得中發明其初之所

以得吉耳非專指六二言也

濟事以柔和勝柔多謹畏抑降不躁妄而且得其謹抑之中自然事治而功成古聖王之治大抵由温恭執中來

終止則亂一則字甚緊切人有謙抑圖進之心則日向於治一萌驕盈止息之念則立至於亂矣時之極道之窮蓋勢所必至也要其不亂唯存進心戒止心通其變於未窮之日耳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為既濟君子於此有凜然之



心焉蓋患害之生常在於既濟之日也思之思之  
既慮其患於未形而防乎其防又嚴其備于未至  
斯可常保其濟于不窮乎斯君子所以善體濟也  
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皆由于不思而不防  
書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皆思患  
豫防之說也

思患而豫防總只是个憂勤惕厲之意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事已具濟矣不必復進以求濟也初陽

剛能守若曳其輪濡其尾者然則保濟之道得而  
可終无失矣故周公特與其无咎  
事未濟則震奮以求濟事既濟則謹戒以保濟若  
更求進不已便抵於咎故聖人於其初特戒之  
輪所以行者曳則不前狐涉水必揭其尾濡則不  
濟皆謹守不進之義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不免咎者求進之不已也初能止而不進  
以義揆之自當得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五相應本宜得行其志者乃五恃時之濟不能盡下賢之禮故取象於婦喪其第然中正之德不可終廢但自守而不失時既過當必復行矣故又戒以勿逐七日得

婦人之車必用第為蔽喪第則不可行矣逐有往從意往從非貞士之守故戒勿逐焉七日得即復七日來復意得字正應上喪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者何濟時之道也君恃時之濟故不下賢然中道在我終无不行之理故喪第七日當必復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无取于剛三以剛居剛失保濟之道故周公特發一義以示之曰居濟而用剛未有能善其事者即高宗賢君鬼方小國當全盛之世區區以薄伐然且三年而後克甚哉剛不宜濟也而况可用小人乎小人志在騁威挾忿肆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戒必不可用聖人之不尚剛也蓋如此濟之初吉以柔中而致故无取於九三之剛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古聖王之用兵也一舉以靖域中三年克之師老



財置甚矣故特言憊以見過剛之必勿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六四以柔居柔既盡  
所以周防之術而尤時厯於念慮之間所謂思患  
而豫防者其獨得也故辭曰繻有衣袽終日戒  
程傳曰繻作濡愚意濡用繻以塞之其名即繻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自朝至夕曰終日終日戒不敢自釋蓋有所疑於  
其中也疑之深則戒之切故終日之不忘耳  
疑者何疑禍患之突至也太平全盛之日常有太

可畏者伏於其間思慮一不及便竊發而不可禦  
此衆人以爲无虞而賢智者所深疑而致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爻之義程傳謂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  
處濟極雖善處无如之何故爻象唯言其時也本  
義謂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知六二  
之在下而始得時嗟乎若傳義所云五至於此終  
无如之何而已乎且東西雖分陰陽然本爻以九  
五為主奚取於東鄰之義乎凡易言鄰者數卦皆  
就所與者言未嘗謂本爻之爲鄰也且君臣之分



等於天地九五當既濟時剛健中正未嘗有一之失德聖人何亟奪之五而與二乎是非所為訓也以愚庸見大君當既濟之時享有治平之盛大抵驕奢之易萌而誠慎之不足不知此誠慎之心是治天下之大本即常時猶不可失而况既濟之時乎故聖人就濟之時設言以為訓若曰盛治以誠畏保享祀以誠敬格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饗饗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矣何者祭之時在誠不在物物至而誠殺固不如物薄而誠至之為得其

時也故象傳申之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蓋周孔之意深慮九五當既濟之時或忘慎畏之念无以保其濟於不替故泛舉東鄰西鄰以示戒勸令九五盡所以祈天保濟之道耳非謂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也非謂五當其臣之得時雖善處亦无如之何之說也且六二爻辭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其得時安在哉或者曰初吉柔得中也二分得濟之時矣子何以不服傳義之說愚復應之曰柔得中泛就一卦論而非泥六二言也即以二言亦謂其謙抑



慎畏足以致濟以輔五之治耳非謂二得時於下  
足以代五之任也二无得時代五之任之理則五  
无失時无如之何之事凡六經垂訓通教人君祈  
天保濟之道未聞於既濟之君无一之失德卽示  
以雖善處无如之何之說也傳義云云非但於鄰  
之字義解說不通而於君臣之分亦大有乖戾故  
敢申臆見以極詳辯之耳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  
也

凡看易先看一時字濟之時宜畏不宜肆祭之時

在誠不在物東鄰之殺牛物盛而誠衰不如西鄰  
之禴祭物薄而誠至爲得祭之時也實受其福則  
吉大來矣主濟者明於此義敬畏以承濟之時其  
受福寧有窮乎哉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時宜事畏慎而况處其極乎以陰柔處濟  
極縱恣於淫佚而載胥及溺若狐濟而濡其首然  
則危厲之道也

濡尾象其不能濟濡首象其陷於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持敬慎以有終濟斯可久處濟之極而自淪於陷溺其能長久乎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凡人不相為用而各失其位則其事不濟卦具斯義曰未濟未濟終有可濟之理故與其亨然所為濟者在敬於始慎於終斯聿觀厥成而得所利耳若果銳以求進而不謹審以圖成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者然則事終不可濟矣尚亦安所利哉聖人只要人濟事故既濟說初吉終亂以危之而

保其常濟未濟說小狐濡尾以警之而教其必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大抵濟事不在剛而在柔不宜過而宜中未濟曰可亨者以卦體柔得中也濟時以謹畏為中柔具謹畏之資又得中道則其所為未有不可濟者故得亨也然曷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濟事如狐涉水涉而有終乃為濟也果銳於始若小狐之汔濟猶未出險之中也進而不知懼至於濡其尾則不續其終矣安所利哉然此非其時之罪也濟



之不善者之罪也所以可濟者未嘗不在也六爻  
 雖不當位剛與柔皆相應也柔濟乎剛既果斷以  
 主事剛應乎柔又慎密以圖幾於理於勢有終可  
 必濟者要在慎重以續其終耳  
 柔得中是極好事故聖人於既濟未濟皆發其義  
 要知未濟是既濟之初故曰初吉柔得中也未濟  
 亨亦曰柔得中也  
 濟事如濟川濟川到得彼岸乃為有濟既濟未出  
 中而不續其終終於不濟而已矣故曰小狐汔濟  
 濡其尾无攸利

此剛柔應不必主君臣但就濟事者說濟事全在  
 剛柔之相濟柔濟剛則不失之太銳剛濟柔則不  
 失之太弛謀斷相資文武並用天下事何者不可  
 濟

聖人初釋未濟有可亨之理隨說濟之不終在不  
 知敬慎之過後復說事有終可濟者要在其人慎  
 重以圖成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用不相濟故為未濟君子觀斯象而慎  
 辨于物各居其方焉蓋天下之物各有方所在慎



辨而居之各止其所則事无不濟是君子之所爲善體未濟者

本義云水火二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是矣乃不及未濟意何也愚謂水火各居其所故未濟要濟亦不在各居其所外如慎辨父子各居其所則家事濟慎辨君臣各居其所則國事濟此於未濟之中原自有終可濟者故聖人於未濟之象特發之

初六濡其尾吝

唯柔得中者爲能慎密以圖濟初六以陰居下即

當可濟之時无善濟之道未有能濟天下者也故其辭曰濡其尾吝

大抵吝有不足意當未濟之初正好濟而不能濟故曰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至理也時當未濟有濟之至理在初濡其尾而不能濟亦不知濟之至理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

當未濟之時不患其不濟而患其急於濟二應六五居柔得中知濟之道有寧過於詳審而不可躁



急者若曳其輪而不前者然則得處濟之正道而  
事必終濟矣故以貞吉與之思其急也濟之正道而  
濟之正道統在一个慎字玩大象自見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慎不急濟為中由是而行之為正九二得中則其  
所行自過於審慎而不躁矣是之謂貞吉也

中與正雖有內外之分然統是一理一未有中而不  
正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之時唯柔得中者為能濟其次則居柔得中

者亦能濟六三當坎之上本宜出險以有濟者乃  
其陰柔不中正躁妄以急於濟而不知慎密之義  
是於未濟而征則凶者不知此躁妄之道非所以  
濟險也須從容詳審以圖幾若涉大川者然則未  
濟終可濟而得吉耳

需辭曰利涉大川蓋天下唯涉川為當需唯需為  
能濟六三未濟宜濟而曰凶者失在征之一字耳  
故教如需之涉大川焉

征則凶涉大川則利躁與不躁之謂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求濟未有不能濟者辭曰征凶由陰柔不中正居位之不當耳使能如涉大川者亦何憂未濟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未濟之貞在慎始而續終果銳于始非貞也進不知懼而終不能續亦非貞也唯四與五一以剛居柔一以柔得中善用其剛柔而非躁率以輕濟皆得未濟之貞故周公並與其貞吉且云悔亡无悔蓋就其所自有與之非本不正勉之使歸于正也要識得

四當濟世之任以剛居柔能慎始以續終非苟爲濟而已者故周公著其辭曰貞吉悔亡且謂其剛之克勝能震奮以求濟而更喜其柔之持久能須忍以待時若震用伐鬼方可旦夕下者必三年克之始有賞於大國也斯之謂貞而吉且悔亡者乎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大臣以濟天下爲志貞吉悔亡則其志无不行矣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濟世之主也柔得其中則慎終如始事必有成而不患其不濟矣故周公著其辭曰貞吉无悔



且謂其謀敵之顯設煥然昭君子之光而光大之  
經綸一本于有孚之實非僅僅能濟而已者故又  
以吉與之然則欲濟天下者舍貞无可以矣

卦爻辭未有兩言吉者此爻首曰吉終又曰吉蓋  
濟未出中難乎其續終也善始而至于續終斯其  
吉也可一言而足乎斯可窺聖人濟世之意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凡事從外飾者的然而日亡何裨于濟五經綸康  
濟一本于有孚之誠則其光之散見而為暉者實  
足以被四表格上下故吉也光從孚出暉又從光

出斯真正濟世之業彰明較著于天下者故二聖  
先後特發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可有為此只消自信以俟  
其濟耳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此飲酒與需于酒  
食相似只教其自待非教其自縱也如因飲酒之  
言過縱而沉溺則信之太過失當為之義矣故又  
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爻之義須先提一是字看是者我今日所當為  
之義也剛明居未濟之極事已將濟守此義以俟



其濟是為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曰事已將濟遂沉溺於俟命之說不復知今日之所當為者則為有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

本義自信二字極好自信乃能自養以俟命有孚于飲酒是君子說命有孚失是是常人說命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知其所當俟又知其所當為是為有節飲酒濡首不復知已之所當為者可謂知節乎

事既濟惟恐其沉溺而不知可久之道事將濟又恐其沉溺而不知當為之是故既未濟之上爻皆

以濡其首為戒

世之四



...

...

...

...

...



